五燈會元/卷第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五燈會元

◀上一卷

卷第八

下一卷▶

青原下七世瑞巖彥禪師法嗣南嶽橫龍和尚南嶽橫龍和尚，初住金輪。僧問：

『如何是金輪第一句？』師曰：『鈍漢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金輪一隻箭？』

師曰：『過也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祖師燈？』師曰：『八風吹不滅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暗冥不生也。』師曰：

『白日沒閑人。』

瑞峰神祿禪師溫州瑞峰院神祿禪師，福州人也。久為瑞巖侍者，後開山創院，學侶依附。師有偈曰：

『蕭然獨處意沈吟，誰信無弦發妙音。終日法堂唯靜坐，更無人問本來心。』

時有朋彥上座問曰：『如何是本來心？』

師召朋彥，彥應諾。師曰：『與老僧點茶來。』彥於是信入。

玄泉彥禪師法嗣黃龍誨機禪師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，清河張氏子。初參巖頭，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頭曰：

『你還解救粢麼？』師曰：『解。』頭曰：『且救粢去。』後到玄泉，問：

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：『會麼？』

師曰：『不會。』泉放下皂角，作洗衣勢。師便禮拜曰：『信知佛法無別。』

泉曰：『你見甚麼道理？』師曰：

『某甲曾問巖頭，頭曰：『你還解救粢麼？』救粢也祇是解粘。和尚提起皂角，亦是解粘，所以道無別。』

泉呵呵大笑，師遂有省。住後，僧問：『不問祖佛邊事，如何是平常之事？』

師曰：『我住山得十五年也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琉璃缽盂無底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君王劍？』師曰：『不傷萬類。』曰：

『佩者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血濺梵天。』曰：『大好不傷萬類。』師便打。問：

『佛在日為眾生說法，佛滅後有人說法否？』

師曰：『慚愧佛。』問：『毛吞巨海，芥納須彌，不是學人本分事。如何是學人本分事？』師曰：

『封了合盤市裏揭。』問：『急切相投，請師通信。』師曰：『火燒裙帶香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大疑底人？』師曰：

『對坐盤中弓落盞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不疑底人？』師曰：『再坐盤中弓落盞。』問：『風恬浪靜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百尺竿頭五兩垂。』師將順世，僧問：『百年後，缽囊子甚麼人將去？』

師曰：『一任將去。』曰：『裏面事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線綻方知。』曰：『甚麼人得？』師曰：『待海燕雷聲，即向汝道。』言訖而寂。

洛京柏谷和尚洛京柏谷和尚，僧問：『普滋法雨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有道傳天位，不汲鳳凰池。』問：

『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不墜蠟人機。』

玄泉二世和尚懷州玄泉二世和校　　剩骸按喬嚮砭∈比綰危俊筆蒱唬骸安？

入理，豈同盡。』問：

『妙有玄珠，如何取得？』師曰：『不似摩尼絕影艷，碧眼胡人豈能見？』

曰：『有口道不得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三寸不能齊鼓韻，啞人解唱木人歌。』

妙勝玄密禪師潞府妙勝玄密禪師，僧問：『四山相逼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紅日不垂影，暗地莫知音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』

師曰：『鶴透群峰，何伸向背？』問：『雪峰一曲千人唱，月裏挑燈誰最明？』師曰：

『無音和不齊，明暗豈能收！』

羅山閑禪師法嗣明招德謙禪師婺州明招德謙禪師，受羅山印記，靡滯於一隅，淚揚玄旨，諸老宿皆畏其敏捷，後學鮮敢當其鋒者。

嘗到招慶，指壁畫問僧：『那個是甚麼神？』曰：『護法善神。』師曰：

『會昌沙汰時，向甚麼處去來？』

僧無對。師令僧問演侍者，演曰：『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？』僧回舉似師，師曰：

『直饒演上座，他後聚一千眾，有甚麼用處？』僧禮拜，請別語。師曰：

『甚麼處去也！』次到坦長老處，坦曰：

『夫參學，一人所在亦須到，半人所在亦須到。』師便問：『一人所在即不問，作麼生是半人所在？』坦無對。後令小師問師，師曰：

『汝欲識半人所在麼，也祇是弄泥團漢。』清八路舉仰山插鍬話問師：『古人意在叉手處，插鍬處？』

師召清，清應諾。師曰：『還夢見仰山麼？』清曰：『不要上座下語，祇要商量。』師曰：

『若要商量，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。』又到雙巖，巖請吃茶次，曰：

『某甲致一問，若道得，便舍院與閣黎住。

若道不得，即不舍院。』遂舉金剛經云：『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，且道此經是何人說？』

師曰：『說與不說，拈向這邊著。祇如和尚，決定喚甚麼作此經？』巖無對。

師又曰：

『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，則以無為法為極則，憑何而有差別？祇如差別，是過不是過？若是過，一切賢聖悉皆是過。

若不是過，決定喚甚麼作差別？』巖亦無語。師曰：『噫！雪峰道底。』師訪保寧，於中路相遇，便問：

『兄是道伴中人？』乃點鼻頭曰：『這個礙塞我不徹，與我拈卻少時得麼？』

寧曰：『和尚有來多少時？』師曰：

『噫！洎賺我踏破一緉草鞋。』便回國泰代曰：『非但某甲，諸佛亦不柰何！』師曰：『因甚麼以己方人？』

師在婺州智者寺，居第一座，尋常不受淨水。主事嗔曰：『上座不識觸淨，為甚麼不受淨水？』

師跳下床，提起淨瓶曰：『這個是觸是淨？』事無語，師乃撲破。

自爾道聲遐播，眾請居明招山開法，四來禪者盈於堂室。上堂：『金鋒敵勝，罕遇知音。同死同生，萬中無一。尋言逐句，其數河沙。舉古舉今，滅胡種族。

向上一路，啐啄猶乖。儒士相逢，握鞭回首。沙門所見，誠實苦哉。拋卻真金，隨隊撮土。

報諸稚子，莫謾波波。解得他玄，猶兼瓦礫。不如一擲，騰過太虛。祇者靈鋒，阿誰敢近？任君來箭，方稱丈夫。

擬欲吞聲，不消一攫。』僧問：『師子未出窟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俊鷂趁不及。』曰：『出窟後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萬里正紛紛。』曰：『欲出不出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嶮。』曰：『向去事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劄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？』師曰：『北斗後翻身。』問：『十二時中如何趣向？』師曰：『拋向金剛地上著。』問：

『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？』師曰：『葛巾紗帽，已拈向這邊著也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咬得著是好手。』問：

『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爭柰頭上一點何！』問：『無煙之火，是甚麼人向得？』師曰：『不惜眉毛底。』曰：

『和尚還向得麼？』師曰：『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？』

新到參，才上法堂，師舉拂子卻擲下，其僧珍重，便下去。師曰：『作家！

作家！』問：『全身佩劍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？』僧無對。

一日天寒，上堂，眾才集，師曰：『風頭稍硬，不是汝安身立命處，且歸暖室商量。』

便歸方丈，大眾隨至立定。師又曰：『才到暖室，便見瞌睡。』以拄丈一時趁下。師問國泰：

『古人道俱胝趁念三行咒，便得名超一切人。作麼生與他拈卻三行咒，便得名超一切人？』泰豎起一指。師曰：

『不因今日，爭識得瓜洲客。』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，附書來問曰：

『某甲有此大病，如今正受疼痛，一切處安置伊不得，還有人救得麼？』師回信曰：『頂門上中此金剛箭，透過那邊去也。』會下有僧去，住庵一年後卻來，禮拜曰：

『古人道三日不相見，莫作舊時看。』師撥開胸曰：『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？』僧無對。師卻問：

『汝甚麼時離庵？』曰：『今朝。』師曰：『來時折腳鐺子，分付與阿誰？』

僧又無語。師乃喝出。問：

『承師有言，我住明招頂，興傳古佛心。如何是明招頂？』師曰：『換卻眼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古佛心？』師曰：『汝還氣急麼？』問：

『學人拏雲浪，上來請師展缽。』師曰：『拶破汝頂。』曰：『也須仙陀去。』師便打，趁出。師有頌示眾曰：

『明招一拍和人稀，此是真宗上妙機。石火瞥然何處去，朝生之子合應知。』

臨遷化，上堂告眾，囑付訖，僧問：『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？』師攄起一足曰：『足下看取。』中夜問侍者：

『昔日靈山會上，釋迦如來展開雙足，放百寶光。』遂展足曰：『吾今放多少？』者曰：『昔日世尊，今宵和尚。』師以手撥眉曰：

『莫孤負麼？』乃說偈曰：『驀刀叢裏逞全威，汝等諸人善護持。火裏鐵牛生犢子，臨歧誰解湊吾機？』

偈畢，端坐而逝，塔院存焉。

大寧隱微禪師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，豫章新淦楊氏子。誕夕有光明貫室。

年七歲，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，歷參宗匠。至羅山，山導以『師子在窟出窟』之要，因而省悟。

後回江表，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，闡揚宗旨。上堂：『還有騰空底麼？出來！』眾無出者。師說偈曰：

『騰空正是時，應須眨上眉。從茲出倫去，莫待白頭兒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十善橋？』師曰：『險。』曰：『過者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喪。』問：

『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』師曰：『草鞋破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黃梅一句？』師曰：『即今作麼生？』曰：

『如何通信？』師曰：『九江路絕。』問：『初心後學，如何是學？』師曰：

『頭戴天。』曰：『畢竟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腳踏地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法王劍？』師曰：『露。』曰：『還殺人也無？』

師曰：『作麼！』問：『如何是龍泉劍？』師曰：

『不出匣。』曰：『便請出匣。』師曰：『星辰失位。』問：『國界安寧，為甚麼珠不現？』師曰：『落在甚麼處？』

華光院範禪師衡州華光範禪師，僧問：『靈臺不立，還有出身處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出身處？』師曰：

『出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道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

師曰：『驗。』問：

『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自由自在。』曰：『見後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自由自在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中事。』師曰：『了。』

羅山紹孜禪師福州羅山紹孜禪師，上堂，有數僧爭出問話。師曰：『但一齊出來問，待老僧一齊與汝答。』僧便問：

『學人一齊問，請師一齊答。』師曰：『得。』問：『學人乍入叢林，祖師的的意，請師直指。』師曰：『好。』

西川定慧禪師西川定慧禪師，初參羅山，山問：『甚麼處來？』師曰：『遠離西蜀，近發開元。』卻近前問：

『即今事作麼生？』山揖曰：『吃茶去。』師擬議，山曰：『秋氣稍熱去。』

師出至法堂，嘆曰：

『我在西蜀峨嵋山腳下拾得一隻蓬蒿箭，擬撥亂天下，今日打羅山寨，弓折箭盡也。休！休！』乃下參眾。山來日上堂，師出問：

『豁開戶牖，當軒者誰？』山便喝。師無語。山曰：『毛羽未備，且去。』

師因而摳衣，久承印記。

後謁臺州勝光，光坐次，師直入身邊，叉手而立。光問：『甚處來？』師曰：

『猶待答話在。』便出。

光拈得拂子，趁至僧堂前，見師乃提起拂子曰：『閣黎喚這個作甚麼？』師曰：『敢死喘氣。』光低頭歸方丈。

白雲令弇禪師建州白雲令弇禪師，上堂：『遣往先生門，誰雲對喪主。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已事未明，以何為驗？』師曰：

『木鏡照素容。』曰：『驗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不爭多。』問：『三臺有請，四眾臨筵。既處當仁，請師一唱。』

師曰：『要唱也不難。』曰：『便請。』師曰：『夜靜水寒魚不食，滿船空載月明歸。』

天竺義澄禪師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，在羅山數載。後因山示疾，師問：

『百年後忽有人問，和尚以何指示？』

山乃放身便倒。師從此契悟，即禮謝。住後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

師曰：『寒暑相催。』

清平惟曠禪師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，上堂：『不動神情，便有輪贏之意。

還有麼，出來。』時有僧出禮拜，師曰：

『不是作家。』便歸方丈。問：『如何是第一句？』師曰：『要頭將取去！』

問：『如何是活人劍？』師曰：

『會麼？』曰：『如何是殺人刀？』師叱之。問：『如何是師子兒？』師曰：

『毛頭排宇宙。』

金柱義昭禪師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

『開門作活計。』曰：『忽遇賊來，又作麼生？』

師曰：『然。』新到參，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。僧擬欲近前，師曰：『賺殺人！』因事有偈曰：

『虎頭生角人難措，石火電光須密布。假饒烈士也應難，懵底那能解回互。』

潭州谷山和尚潭州谷山和尚，僧問：『省要處乞師一言。』師便起去。問：

『羺羊掛角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你向甚麼處覓？』曰：『掛角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走。』

道吾從盛禪師湖南道吾從盛禪師，初住龍回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覿面事？』師曰：『新羅國去也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龍回家風？』師曰：『縱橫射直。』問：『窮子投師，乞師拯濟。』

師曰：『莫是屈著汝麼？』曰：『爭柰窮何！』師曰：

『大有人見。』

羅山義因禪師福州羅山義因禪師，上堂良久曰：『若是宗師門下客，必不怪於羅山。珍重！』僧問：

『承古有言，自從認得曹溪路，了知生死不相關。曹溪路即不問，如何是羅山路？』師展兩手，僧曰：

『恁麼則一路得通，諸路亦然。』師曰：『甚麼諸路！』僧近前叉手，師曰：

『靈鶴煙霄外，鈍鳥不離窠。』問：

『教中道，順法身萬象俱寂，隨智用萬象齊生。如何是萬象俱寂？』師曰：

『有甚麼？』曰：『如何是萬象齊生？』師曰：『繩床倚子。』

灌州靈巖和尚灌州靈巖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道中寶？』師曰：『地傾東南，天高西北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落照機前異。』師頌石鞏接三平曰：『解擘當胸箭，因何祇半人？為從途路曉，所以不全身。』

吉州匡山和尚吉州匡山和尚，示徒頌曰：『匡山路，匡山路，巖崖嵕峻人難措。

遊人擬議隔千山，一句分明超佛祖。』白牛頌曰：『我有古壇真白牛，父子藏來經幾秋。出門直往孤峰頂，回來暫跨虎溪頭。』

興聖重滿禪師福州興聖重滿禪師，上堂：『覿面分付，不待文宣。對眼投機，喚作參玄。

上士若能如此，所以宗風不墜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？』師曰：

『老僧不忍。』問：

『昔日靈山會裏，今朝興聖筵中，和尚親傳，如何舉唱？』師曰：『欠汝一問。』

寶應清進禪師潭州寶應清進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實相？』師曰：『沒卻汝。』問：『至理無言，如何通信？』師曰：

『千差萬別。』曰：『得力處乞師指示。』師曰：『瞎睡漢。』

玄沙備禪師法嗣羅漢桂琛禪師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，常山李氏子。為童兒時，日一素食，出言有異。

既冠，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，披削登戒，學毗尼。一日，為眾升臺，宣戒本布薩已，乃曰：『持戒但律身而已，非真解脫也。

依文作解，豈發聖智乎？』於是訪南宗，初謁雲居雪峰，參訊勤恪，然猶未有所見。

後造玄沙，一言啟發，廓爾無惑。沙問：『三界唯心，汝作麼生會？』師指倚子曰：『和尚喚這個作甚麼？』曰：『倚子。』師曰：

『和尚不會三界唯心？』曰：『我喚這個作竹木，汝喚作甚麼？』師曰：

『桂琛亦喚作竹木。』曰：

『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。』師自爾愈加激勵。沙每因誘迪學者，流出諸三昧，皆命師為助發。

師雖處眾韜晦，然聲譽甚遠。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，請師開法。因插田次，見僧乃問：『從甚處來？』曰：『南州。』師曰：

『彼中佛法如何？』曰：『商量浩浩地。』師曰：『爭如我這裏，栽田博飯吃。』曰：『爭柰三界何！』師曰：

『喚甚麼作三界？』問僧『甚處來？』曰：『南方來。』師曰：『南方知識，有何言句

示徒？』曰：

『彼中道，金屑雖貴，眼裏著不得。』師曰：『我道須彌在汝眼裏。』一日，同中塔侍玄沙，沙打中塔一棒曰：『就名就體。』

中塔不對。沙乃問師：『作麼生會？』師曰：『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。』僧報曰：『保福已遷化也。』師曰：

『保福遷化，地藏入塔。』〔僧問法眼：『古人意旨如何？』眼云：『蒼天！

蒼天！』

〕後遷羅漢，大闡玄要。上堂：『宗門玄妙，為當祇恁麼，也更別有奇特。

若別有奇特，汝且舉將來看。若無，去，不可將兩個字便當卻宗乘也。何者？

兩個字謂宗乘、教乘也。

汝才道著宗乘，便是宗乘；道著教乘，便是教乘。禪德，佛法宗乘，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，作取說取便是也。

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，說圓說常。禪德，汝喚甚麼作平實，把甚麼作圓常？

傍家行腳，理須甄別，莫相埋沒。

得些子聲色名字，貯在心頭，道我會解，善能揀辨。汝且會個甚麼？揀個甚麼？

記持得底是名字，揀辨得底是聲色。若不是聲色名字，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？

風吹松樹也是聲，蝦蟆老鴉叫也是聲，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！若那裏有個意度模樣，秖如老師口裏，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？

莫錯，即今聲色撚撚地，為當相及不相及？若相及，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。

何以如此？

為聲貫破汝耳，色穿破汝眼，因緣即塞卻汝，幻妄走殺汝，聲色體爾不可容也。若不相及，又甚麼處得聲色來，會麼？相及不相及，試裁辨看。』

少間又道：『是圓常平實，甚麼人恁麼道，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。是他古聖，乖些子相助顯發。

今時不識好惡，便安圓實，道我別有宗風玄妙，釋迦佛無舌頭，不如汝些子，便恁麼點胸。

若論殺盜淫罪，雖重猶輕，尚有歇時。此個謗般若，瞎卻眾生眼，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為等閑。

所以古人道，過在化主，不幹汝事。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如何是羅漢一句？』

師曰：『我若向汝道，便成兩句也。』問：

『不會底人來，師還接否？』師曰：『誰是不會者？』曰：『適來道了也。』

師曰：『莫自屈麼？』保福僧到，師問：

『彼中佛法如何？』曰：『有時示眾道：塞卻你眼，教你覷不見。塞卻你耳，教你聽不聞。坐卻你意，教你分別不得。』

師曰：『吾問你，不塞你眼，見個甚麼？不塞你耳，聞個甚麼？不坐你意，作麼生分別？』〔東禪齊云：

『那僧聞了忽然省去，更不他遊。上座如今還會麼？若不會，每日見個甚麼？』〕問：『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未審是甚麼字？』師曰：

『汝實不會那！』曰：『學人實不會。』師曰：『看取下頭註腳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沙門正命食？』師曰：『吃得麼？』

曰：『欲吃此食，作何方便？』師曰：『塞卻你口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羅漢家風？』師曰：『不向你道。』曰：

『為甚麼不道？』師曰：『是我家風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法王身？』師曰：

『汝今是甚麼身？』曰：『恁麼即無身也。』師曰：

『苦痛深。』上堂才坐，有二僧一時禮拜。師曰：『俱錯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撲不破底句？』師曰：『撲。』問：

『一佛出世普為群生，和尚今日為個甚麼？』師曰：『甚麼處遇一佛？』曰：

『恁麼即學人罪過。』師曰：『謹退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諸聖玄旨？』師曰：『四楞塌地。』問：『大事未肯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由汝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十方眼？』

師曰：『眨上眉毛著。』請保福齋，令人傳語曰：『請和尚慈悲降重。』福曰：『慈悲為阿誰？』師曰：

『和尚恁麼道，渾是不慈悲。』玩月次，乃曰：『雲動有，雨去有？』僧曰：

『不是雲動是風動。』師曰：

『我道雲亦不動，風亦不動。』曰：『和尚適來又道雲動。』師曰：『阿誰罪過。』師見僧，舉拂子曰：『還會麼？』曰：

『謝和尚慈悲示學人。』師曰：『見我豎拂子，便道示學人，汝每日見山見水，可不示汝？』又見僧來，舉拂子。

其僧贊嘆禮拜，師曰：『見我豎拂子，便禮拜贊嘆。那裏掃地豎起掃帚，為甚麼不贊嘆？

』問：

『承教有言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如何是非相？』師曰：『燈籠子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出家？』師曰：『喚甚麼作家？』問：

『僧甚處來？』曰：『秦州。』師曰：『將得甚麼物來？』曰：『不將得物來。』師曰：『汝為甚麼對眾謾語？』其僧無對。

師卻問：『秦州豈不是出鶯鵡？』曰：『鶯鵡出在隴西。』師曰：『也不較多。』問：『僧甚處來？』曰：『報恩。』

師曰：『何不且在彼中。』曰：『僧家不定。』師曰：『既是僧家，為甚麼不定？』僧無對。〔玄覺代云：『謝和尚顧問。』

〕王太傅上雪峰施眾僧衣，時從弇上座不在，師弟代上名受衣。弇歸，弟曰：

『某甲為師兄上名了。』

弇曰：『汝道我名甚麼？』弟無對。師代云：『師兄得恁麼貪。』又曰：

『甚麼處是貪處？』又代云：『兩度上名。』

〔雲居錫云：『甚麼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？』〕師與長慶、保福入州，見牡丹障子。保福曰：『好一朵牡丹花。』長慶曰：

『莫眼花。』師曰：『可惜許一朵花。』〔玄覺云：『三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？祇如羅漢恁麼道，落在甚麼處？』〕問僧：

『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？試舉看。』曰：『不敢錯舉。』師曰：『真實底事作麼生舉？』曰：『和尚因甚麼如此？』

師曰：『汝話墮也。』眾僧晚參，聞角聲，師曰：『羅漢三日一度上堂，王太傅二時相

助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學人本來心？』師曰：『是你本來心。』問：『師居寶座，說法度人，未審度甚麼人？』師曰：

『汝也居寶座，度甚麼人？』問：『鏡裏看形見不難，如何是鏡？』師曰：

『還見形麼？』問：『但得本，莫愁末，如何是末？』師曰：

『總有也。』師因疾，僧問：『和尚尊候較否？』師以杖拄地曰：『汝道這個還痛否？』曰：『和尚問阿誰？』師曰：

『問汝。』曰：『還痛否？』師曰：『元來共我作道理。』

天成三年秋，復屆閩城舊止，遍遊近城梵宇已，乃示寂。茶毗收舍利，建塔於院之西隅，謚真應禪師。

天龍重機禪師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，臺州人也。得法玄沙，復回浙中。

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。上堂：

『若直舉宗風，獨唱本分事，便同於頑石。若言絕凡聖消息，無大地山河，盡十方世界，都是一隻眼。

此乃事不獲已，恁麼道還會麼？若更不會，聽取一頌：盲聾瘖啞是仙陀，滿眼時人不柰何。

祇向目前須體妙，身心萬象與森羅。』』僧問：『如何是璇璣不動？』師曰：

『青山數重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寂爾無垠？』師曰：

『白雲一帶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歸根得旨？』師曰：『兔角生也。』曰：『如何是隨照失宗？』師曰：『龜毛落也。』問：

『蓮花未出水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誰人不知？』曰：『出水後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馨香目擊。』問：『朗月輝空時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正是分光景，何消指玉樓。』

仙宗契符禪師福州仙宗院契符清法禪師，開堂日，僧問：『師登寶座，合談何事？』師曰：『剔開耳孔著。』曰：

『古人為甚麼卻道非耳目之所到？』師曰：『金櫻樹上不生梨。』曰：『古今不到處，請師道。』師曰：

『汝作麼生問？』問：『眾手淘金，誰是得者？』師曰：『舉手隔千里，休功任意看。』問：

『飛岫巖邊華子秀，仙境臺前事若何？』師曰：『無價大寶光中現，暗客惛惛爭柰何。』曰：『優曇華拆人皆睹，向上宗乘意若何？』師曰：

『閣黎若問宗乘意，不如靜處薩婆訶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閩中諸佛境界？』師曰：『造化終難測，春風徒自輕。』

問『如何是道中寶？』師曰：『雲孫淚亦垂。』問：『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三聲猿屢斷，萬里客愁聽。』

曰：『未審今時人，如何湊得古人機？』師曰：『好心向子道，切忌未生時。』

國泰院禪師婺州國泰院禪師，上堂：『不離當處，咸是妙明真心。所以玄沙和尚道：

會我最後句，出世少人知。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？』僧問：『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？』師曰：『閣黎問太遲生！』便歸方丈。問：

『如何是毗盧？』師曰：『某甲與老兄是弟子。』問：『達磨來時即不問，如何是未來

時事？』師曰：『親遇梁王。』

問：『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古鏡。』曰：『磨後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古鏡。』

白龍道希禪師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，本郡人也。上堂：『不要舉足，是誰威光？還會麼？

若道自家去處，本自如是，且喜沒交涉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

『汝從甚處來？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

『汝早禮三拜。』問：『不責上來，請師直道。』師曰：『得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正真道？』師曰：『騎驢覓驢。』問：

『請師答無賓主話。』師曰：『昔年曾記得。』曰：『即今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非但耳聾，亦兼眼暗。』問：

『情忘體合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別更夢見個甚麼？』問：『學人擬伸一問，請師裁。』師曰：『不裁。』曰：『為甚麼不裁？』師曰：

『須知好手。』問：『大眾雲集，請師舉揚宗教。』師曰：『少遇聽者。』

問：『不涉唇鋒，乞師指示。』師曰：

『不涉唇鋒問將來！』曰：『恁麼即群生有賴。』師曰：『莫閑言語。』問：

『請和尚生機答話。』師曰：

『把紙筆來錄將去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思大口？』師曰：『出來向你道。』曰：

『學人即今見出。』師曰：『曾賺幾人來？』

安國慧球禪師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，〔亦曰：中塔。〕泉州莆田人也。

玄沙室中，參訊居首。因問：

『如何是第一月？』沙曰：『用汝個月作麼？』師從此悟入。

梁開平二年，玄沙將示滅，閩帥王氏遣子至，問疾，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。

沙曰：『球子得。』王默記遺旨。乃問鼓山：『臥龍法席，孰當其任？』

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，皆堪出世。王亦默之。至開堂日，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。王忽問眾曰：

『誰是球上座！』於是眾人指出師，王氏便請升座。師良久曰：『莫嫌寂寞，莫道不堪，未詳涯際，作麼生論量？

所以尋常用其音響，聊撥一兩下，助他發機。若論來十方世界，覓一人為伴侶，不可得。』僧問：

『佛法大意，從何方便頓入？』師曰：『入是方便。』問：『雲自何山起？

風從何澗生？』師曰：『盡力施為，不離中塔。』

上堂：『我此間粥飯因緣，為兄弟舉唱，終是不常。欲得省要，卻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。

其道既常，亦能究竟。若從文殊門入者，一切無為。土木瓦礫，助汝發機。

若從觀音門入者，一切音響，蝦蟆蚯蚓，助汝發機。若從普賢門入者，不動步而到。以此三門方便示汝。

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，令彼魚龍知水為命。會麼？若無智眼而審諦之，任汝百般巧妙，

不為究竟。』問：

『學人近入叢林，不明己事，乞師指示。』師以杖指之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

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我恁麼為汝，卻成抑屈人，還知麼？

若約當人分上，從來底事，不論初入叢林，及過去諸佛，不曾乏少。

如大地水，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，所受用水，悉皆平等。』問：『不謬正宗，請師真實。』師曰：『汝替我道。』曰：『或有不辨者作麼生？』師曰：

『待不辨者來。』問：

『諸佛還有師否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諸佛師？』師曰：『一切人識不得。』上堂良久，有僧出禮拜。

師曰：『莫教髑髏拶損。』僧參問，曰：『去卻仆從，便請相見。』師曰：

『眨上眉毛看。』曰：『不與麼時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山北去也。』問：『從上宗乘事如何？』師良久，僧拜問，師便喝出。問：『如何是大庾嶺頭事？』師曰：

『料汝承當不得。』曰：『重多少？』師曰：『這般底論劫不柰何。』師問了院主：

『祇如先師道，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，你還見僧堂麼？』了曰：『和尚莫眼花？』師曰：『先師遷化，肉猶暖在。』

南臺誠禪師衡嶽南臺誠禪師，僧問：『玄沙宗旨，請師舉揚。』師曰：『甚麼處得此消息？』曰：『垂接者何？』師曰：

『得人不迷己。』問：『潭清月現，是何境界？』師曰：『不幹你事。』曰：

『借問又何妨。』師曰：

『覓潭月不可得。』問：『離地四指，為甚麼卻有魚紋？』師曰：『有聖量在。』曰：『此量為甚麼人施？』師曰：『不為聖人。』

螺峰沖奧禪師福州螺蜂沖奧明法禪師，上堂：『人人具足，人人成現，爭怪得山僧？珍重。』僧問：

『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，如何是寂滅相？』師曰：『問答俱備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真如法界，無自無他。』師曰：

『特地令人愁。』問：『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德重鬼神欽。』

曰：『見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通身聖莫測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螺峰一句？』師曰：『苦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本來人？』師曰：『惆悵松蘿境界危。』

睡龍山和尚泉州睡龍山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』師以杖趁之，僧乃走。師曰：『住！住！

向後遇作家舉看。』上堂，舉拄杖曰：『三十年住山，得他氣力。』時有僧問：『和尚得他甚麼氣力？』師曰：

『過溪過嶺，東拄西拄。』〔招慶雲：『我不恁麼道。』僧問：『和尚作麼生道？』慶以杖下地拄行。

〕雲峰光緒禪師天臺山雲峰光緒至德禪師，上堂：

『但以眾生日用而不知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日月星辰，江河淮濟，一切含靈，從一毛孔入一毛孔，毛孔不小，世界不大。其中眾生，不覺不知。

若要易會，上座日用亦復不知。』時有僧問：『日裏僧馱像，夜裏像馱僧。

未審此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閣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！』

大章契如庵主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，本郡人也。素蘊孤操，誌探祖道。預玄沙之室，穎悟幽旨。玄沙記曰：

『子禪已逸格，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。』

師自此不務聚徒，不畜童侍，隱於小界山，刳大朽杉若小庵，但容身而已。

凡經遊僧至，隨叩而應，無定開示。僧問：『生死到來，如何回避？』師曰：

『符到奉行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！』師曰：『阿！』問：『西天持錫意作麼生？』

師拈錫杖，卓地振之。僧曰：

『未審此是甚麼義？』師曰：『這個是張家打。』僧擬進語，師以錫擲之。

僧問雲臺欽和尚：『如何是真言欽？』

曰：『南無佛陀耶。』師別云：『作麼，作麼？』清豁、沖煦二長老向師名，未嘗會遇，一旦同訪之。

值師采粟，豁問：『道者！如庵主在何所？』師曰：『從甚麼處來？』曰：

『山下來。』師曰：『因甚麼得到這裏？』

曰：『這裏是甚麼處所？』師揖曰：『那不吃茶去』二公方省是師，遂詣庵所，頗味高論。

晤坐於左右，不覺及夜。睹豺虎奔至庵前，自然馴繞。豁因有詩曰：『行不等閑行，誰知去住情。一餐猶未飽，萬戶勿聊生。

非道應難伏，空拳莫與爭。龍吟雲起處，閑嘯兩三聲。』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，請師居之。

兩處孤坐，垂五十二載而卒。

蓮華神祿禪師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，閩王請開堂日，未升座，先於座前立曰：

『大王大眾聽，已有真正舉揚也。此一會總是得聞，豈有不聞者？若有不聞，彼此相謾去也。』方乃登座。僧問：

『大王請師出世，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？』師曰：『徹古傳今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毛頭顯沙界，日月現其中。』

國清師靜上座天臺國清寺師靜上座，始遇玄沙示眾曰：『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，吾保汝究得徹去。』

師躡前語，問曰：『秖如教中道，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，又作麼生？』沙曰：

『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，還測度得及否？』師從此信入。後居天臺三十餘載不下山。博綜三學，操行孤立。禪寂之余，常閱龍藏。

遐邇欽重，時謂大靜上座。嘗有人問：『弟子每當夜坐，心念紛飛，未明攝伏之方，願垂示誨。』師曰：

『如或夜閑安坐，心念紛飛，卻將紛飛之心，以究紛飛之處。究之無處，則紛飛之念何存？

反究究心，則能究之心安在？又能照之智本空，所緣之境亦寂。寂而非寂者，蓋無能寂之人也。

照而非照者，蓋無所照之境也。境智俱寂，心慮安然。外不尋枝，內不住定。

二途俱泯，一性怡然，此乃還源之要道也。』

師因睹教中幻義，乃述一偈，問諸學流曰：『若道法皆如幻有，造諸過惡應無咎。

云何所作業不忘，而藉佛慈興接誘。』時有小靜上座答曰：『幻人興幻幻輪圍，幻業能招幻所治。

不了幻生諸幻苦，覺知如幻幻無為。』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。

長慶棱禪師法嗣招慶道匡禪師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，潮州人也。棱和尚始居招慶，師乃入室參侍，遂作桶頭，常與眾僧語話。

一日，慶見，乃曰：『爾每日口嘮嘮地作麼？』師曰：『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』慶曰：『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。』

師曰：『專待尉遲來。』慶曰：『尉遲來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教伊筋骨遍地，眼睛突出。』慶便出去。

洎慶被召，師繼踵住持。上堂：『聲前薦得，孤負平生。句後投機，殊乖道體。為甚麼如此？

大眾且道從來合作麼生？』又曰：『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卻，還委落處麼？』

時有僧出曰：『大眾一時散去，還稱師意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好與二十拄杖。』僧禮拜，師曰：『雖有盲龜之意，且無曉月之程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曉月之程？』師曰：

『此是盲龜之意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沙門行？』師曰：『非行不行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蚊子上鐵牛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在匣劍？』師良久，僧罔措。師曰：『也須感荷招慶始得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提宗一句？』師曰：

『不得昧著招慶。』其僧禮拜起，師又曰：『不得昧著招慶，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。』僧無對。問：

『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未是好手人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好手人？』師曰：『是汝話墮也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招慶家風？』

師曰：『寧可清貧自樂，不作濁富多憂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南泉一線道？』師曰：『不亂向汝道，恐較中更較去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七顛八倒。』問：『學人根思遲回，乞師曲運慈悲，開一線道。』師曰：

『這個是老婆心。』曰：『悲華剖坼以領尊慈，從上宗乘事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。』問：

『僧甚處去來？』曰：『劈柴來。』師曰：『還有劈不破底也無？』曰：

『有。』師曰：『作麼生是劈不破底？』僧無語。師曰：

『汝若道不得，問我，我與汝道。』曰：『作麼生是劈不破底？』師曰：

『賺殺人！』師拈缽囊問僧：

『你道直幾錢？』僧無對。〔歸宗柔代云：『留與人增價。』〕因地動，僧問：『還有不動者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不動者？』師曰：『動從東來，卻歸西去。』問：『法雨普沾，還有不潤處否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不潤處？』

師曰：『水灑不著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招慶深深處？』師曰：『和汝沒卻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九重城里人？』師曰：

『還共汝知聞麼？』上堂次，大眾擁法座而立。師曰：

『這裏無物，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，擬心早沒交涉，更上門上戶，千里萬里，今既上來，各著精彩，招慶一時拋與諸人，好麼？』乃曰：『還接得也無？』眾無對。

師曰：『勞而無功。』便升座。復曰：

『汝諸人得恁麼鈍，看他古人一兩個得恁麼快，才見便負將去，也較些子，若有此個人，非但四事供養，便以琉璃為地，白銀為壁，亦未為貴。

帝釋引前，梵王隨後，攪長河為酥酪，變大地為黃金，亦未為足。直得如是，猶更有一級在，還委得麼？珍重！』

報恩寶資禪師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，僧問：『學人初心，請師示個入路。』師遂側掌示之曰：『還會麼？』曰：

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獨掌不浪鳴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報恩家風？』師曰：『也知閻黎入眾日淺。』問：

『古人拈槌豎拂，意旨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報恩截舌有分。』僧曰：『為甚麼如此？』師曰：『屈著作麼？』問：『如何是文殊劍？』師曰：

『不知。』曰：『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山僧祇管二時齋粥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』師曰：

『背後是甚麼立地？』曰：『學人不會，乞師再示。』師提拄杖曰：『汝不會，合吃多少拄杖！』問：

『如何是具大慚愧底人？』師曰：『開取口，合不得。』曰：『此人行履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逢茶即茶，逢飯即飯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金剛一隻箭？』師曰：『道甚麼？』僧再問，師曰：『過新羅國去也。』問：

『波騰鼎沸，起必全真，未審古人意如何？』師乃叱之曰：『恁麼則非次也。』師曰：『你話墮也。』又曰：『我話亦墮，汝作麼生？』僧無對。問：

『去卻賞罰，如何是吹毛劍？』師曰：『延平屬劍州。』曰：『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。』師曰：『錢塘江裏潮。』

翠峰從欣禪師處州翠峰從欣禪師，上堂曰：『更不展席也。珍重！』便歸方丈，卻問侍者：『還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

師曰：『將謂汝到百丈來。』

鷲嶺明遠禪師襄州鷲嶺明遠禪師，初參長慶，慶問：『汝名甚麼？』師曰：

『明遠。』慶曰：『那邊事作麼生？』

師曰：

『明遠退兩步。』慶曰：『汝無端退兩步作麼？』師無語。慶曰：『若不退步，爭知明遠？』師乃諭旨。

住後，向火次，僧問：『無一法當前，應用無虧時如何？』師以手卓火，其僧於此有省。

龍華彥球禪師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，開堂日，謂眾曰：

『今日既升法座，又爭解諱得，祇如不諱底事，此眾還有人與作證明麼？若有即出來，

相共作個牓樣。』僧問：『此座為從天降下，為從地湧出？』師曰：

『是甚麼？』曰：『此座高廣，如何升得？』師曰：『今日幾被汝安頓著。』

問：『靈山一會，迦葉親聞。

今日一會，何人得聞？』師曰：『同我者摯其大節。』曰：『灼然俊哉！』

師曰：『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。』師復曰：

『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，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，不勝荷愧。

山僧更有未後一句子，賤賣與諸人。』師乃起身立，曰：『還有人買麼？若有人買，即出來；若無人買，即賤貨自收去也。

久立，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如何是學人自已？』師曰：『雪上更加霜。』

保安院連禪師杭州保安連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保安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問有甚麼難？』問：『如何是吹毛劍？』師曰：

『豫章鐵柱堅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『漳江親到來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沙門行？』師曰：『師僧頭上戴冠子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死虎足人看。』問：『一問一答，復此興來，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？』師曰：

『汝到別處作麼生舉？』

報慈光雲禪師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，上堂：『瘥病之藥，不假驢駝。若據如今，各自歸堂去。珍重！』問僧：

『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臥龍。』師曰：『在彼多少時？』曰：『經冬過夏。』

師曰：『龍門無宿客，為甚在彼許多時？』

曰：『師子窟中無異獸。』師曰：『汝試作師子吼看！』曰：『若作師子吼，即無和尚。』師曰：

『念汝新到，放汝三十棒。』問：『承聞超覺有鎖口訣，如何示人？』師曰：

『賴我拄杖不在手。』曰：『恁麼則深領尊慈也。』

師曰：『待我肯汝即得。』閩王問：『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？』師曰：『若說近遠，不如親到。』師卻問：

『大王日應千差，是甚麼心？』王曰：『甚麼處得心來？』師曰：『豈有無心者！』王曰：『那邊事作麼生？』師曰：

『請向那邊問。』王曰：『大師謾別人即得。』問：『大眾臻湊，請師舉揚。』師曰：『更有幾人未聞？』曰：

『恁麼則不假上來也。』師曰：『不上來且從，汝向甚麼處會？』曰：『若有處所，即孤負和尚去也。』師曰：

『秖恐不辨精。』問：『夫說法者當如法說，此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有甚麼疑訛？』問：『古人面壁意旨如何？』師便打。問：

『不假言詮，請師徑直。』師曰：『何必更待商量。』

開先紹宗禪師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，姑蘇人也。江南李主巡幸洪井，入山瞻謁，請上堂。令僧問：

『如何是開先境？』師曰：『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拾枯柴，煮布水。』

國主益加欽重。後終於本山，靈塔存焉。

傾心法禪師杭州傾心寺法宗一禪師，上堂，良久曰：『大眾不待一句語，便歸堂去，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？

還有人酬得此問麼？若有人酬得，這裏與諸人為怪笑；若酬不得，諸人與這裏為怪笑。珍重！』僧問：

『如何樸實，免見虛頭？』師曰：『汝問若當，眾人盡鑒。』曰：

『有恁麼來皆不丈夫，祇如不恁麼來，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？』師曰：『出兩頭致一問來！』曰：『甚麼人辨得？』師曰：『波斯養兒。』問：

『佛法去處，乞師全示。』師曰：『汝但全致一問來。』曰：『為甚麼卻拈此問去？』師曰：『汝適來問甚麼？』曰：

『若不遇於師，幾成走作。』師曰：『賊去後關門。』問：『別傳一句，如何分付？』師曰：『可惜許！』曰：

『恁麼，則別酬亦不當去也。』師曰：『也是閑辭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不朝天子、不羨王侯底人？』師曰：『每日三條線，長年一衲衣。』曰：

『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？』師曰：『鵲來頭上語，雲向眼前飛。』問：

『承古有言，不斷煩惱。此意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又是發人業。』曰：『如何得不發業？』師曰：『你話墮也。』問：

『請去賞罰，如何是吹毛劍？』師曰：

『如法禮三拜。』師後住龍冊寺歸寂。

水陸洪儼禪師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，上堂，大眾集定，師下座，捧香爐巡行大眾前，曰：『供養十方諸佛。』

便歸方丈。僧問：『離卻百非兼四句，請師盡力與提綱。』師曰：『落在甚麼處？』曰：『恁麼則人天有賴去也。』

師曰：『莫將惡水潑人好！』

廣嚴咸澤禪師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，初參保福，福問：『汝名甚麼？』

師曰：『咸澤。』福曰：

『忽遇枯涸者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誰是枯涸者？』福曰：『我是。』師曰：

『和尚莫謾人好！』福曰：『卻是汝謾我。』

師後承長慶印記，住廣嚴道場。〔今法安院。〕僧問：『如何是覿面相呈事？』師下禪床曰：『伏惟尊體，起居萬福。』問：

『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？』師曰：『城中青史樓，雲外高峰塔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

『幽澗泉清，高峰月白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廣嚴家風？』師曰：『一塢白雲，三問茆屋。』曰：『畢竟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既無維那，兼少典座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廣嚴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師子石前靈水響，雞籠山上白猿啼。』

報慈慧朗禪師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，上堂：『從上諸聖，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遞相告報。

是汝諸人還會麼？若不會，大不容易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一大事？』師曰：

『莫錯相告報麼！』曰：『恁麼則學人不疑也。』

師曰：『爭柰一翳在目。』問：『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，未審傳甚麼人語？』

師曰：『聽。』曰：『未審是甚麼語？』

師曰：『你不是鐘期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學人眼？』師曰：『不可更撒沙。』

長慶常慧禪師福州長慶常慧禪師，僧問：『王侯請命，法嗣怡山，鎖口之言，請師不謬。』師曰：『得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深領尊慈。』師曰：『莫鈍置人好！』問：『不犯宗風，不傷物義，請師滿口道。』師曰：『今日豈不是開堂？』

問：『焰續雪峰，印傳超覺，不違於物，不負於人。不在當頭，即今何道？』

師曰：『違負即道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善副來言，淺深已辨。』師曰：『也須識好惡。』

石佛院靜禪師福州石佛院靜禪師，上堂：『若道素面相呈，猶添脂粉，縱離添過，猶有負。諸人且作麼生體悉？』

僧問：『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。』師曰：『洞上有言親體取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不得見去也。』師曰：『灼然。

客路如天遠，侯門似海深。』

觀音清換禪師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，上堂：『諸禪德！

若要論禪說道，舉唱宗風，祇如當人分上，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論，於一塵中現寶王剎，佛說，眾生說，山河大地，一時說未嘗間斷，如毗沙門王，始終不求外寶。既各有如是家風，阿誰欠少？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。』僧問：

『如何是法界性？』師曰：

『汝身中有萬象。』曰：『如何體得？』師曰：『虛谷尋聲，更求本末。』

東禪契訥禪師福州東禪契訥禪師，上堂：『未曾暫失，全體現前，恁麼道亦是分外。

既恁麼道不得，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？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？莫錯會好！』

僧問：『如何是現前三昧？』師曰：『何必更待道。』問：

『己事未明，乞師指示。』師曰：『何不禮謝！』問：『如何是東禪家風？』

師曰：『一人傳虛，萬人傳實。』

長慶弘辯禪師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，上堂，於座前側立曰：『大眾各歸堂得也未，還會得麼？

若也未會，山僧謾諸人去也。』遂升座。僧問：『海眾雲臻，請師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』師曰：『這個是方便門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大眾側聆去也。』師曰：『空側聆作麼？』

東禪可隆禪師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師曰：『正是道。』曰：『如何是道中人？』師曰：

『分明向汝道。』上堂：『大好省要，自不仙陀。若是聽響之流，不如歸堂向火。珍重！』問：

『如何是普賢第一句？』師曰：『落第二句也。』

仙宗守玭禪師福州仙宗院守玭禪師，久不上堂，大眾入方丈參。師曰：『今夜與大眾同請假，未審還給假也無？

若未聞給假，即先言者負。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十二時中常在底人，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消不得。』

曰：『為甚麼消不得？』師曰：『為汝常在。』曰：『祇如常不在底人，還消得也無？』師曰：『驢年。』問：

『請師答無賓主話。』師曰：『向無賓主處問將來！』

永安懷烈禪師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，上堂顧視左右曰：『患謇作麼？』

便歸方丈。上堂，良久曰：

『幸自可憐生，又被汙卻也。』上堂：『大眾！正是著力處，切莫容易。』

僧問：『怡山親聞一句，請師為學人道。』師曰：

『向後莫錯舉似人。』

閩山令含禪師福州閩山令含禪師，上堂：『還恩恩滿，賽願願圓。』便歸方丈。僧問：『既到妙峰頂，誰人為伴侶？』

師曰：『到。』曰：『甚麼人為伴侶？』師曰：『吃茶去。』問：『明明不會，乞師指示。』師曰：

『指示且置，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？』曰：『學人不會，再乞師指。』師曰：

『八捧十三。』

新羅龜山和尚新羅國龜山和尚，有人舉裴相國啟建法會，問僧：『看甚麼經？』曰：『無言童子經。』公曰：『有幾卷？』

曰：『兩卷。』公曰：『既是無言，為甚麼卻有兩卷？』僧無對。師代曰：

『若論無言，非唯兩卷。』

資國道殷禪師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

『普通八年遭梁怪，直至如今不得雪。』

問：『千山萬山，如何是龍須山？』師曰：『千山萬山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山中人？』師曰：『對面千里。』問：

『不落有無，請師道。』師曰：『汝作麼生問？』

祥光澄靜禪師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師曰：『長安路上。』曰：『向上事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谷聲萬籟起，松老五雲披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門下平章事，宮闈較幾重。』

報慈從瑰禪師杭州報慈院從瑰禪師，福州陳氏子。僧問：『承古有言，今人看古教，未免心中鬧。

欲免心中鬧，應須看古教。如何是古教？』師曰：『如是我聞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心中鬧？』師曰：『那畔雀兒聲。』

龍華契盈禪師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龍華境？』師曰：『翠竹搖風，寒松鎖月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切莫唐突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？』

師曰：『莫別瞻禮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亙古亙今。』

師曰：『是甚麼年中？』

太傅王延彬居士太傅王延彬居士，一日入招慶佛殿，指缽盂問殿主：『這個是甚麼缽？』

主曰：『藥師缽。』公曰：

『祇聞有降龍缽。』主曰：『待有龍即降。』公曰：『忽遇拏雲浪來時作麼生？』主曰：『他亦不顧。』公曰：

『話墮也。』﹝玄沙曰：『盡你神力，走向甚麼處去？』保福曰：『皈依佛、法、僧，百丈恒作覆缽勢。』雲門曰：『他日生天，莫孤負老僧。』

﹞長慶謂太傅曰：『雪峰豎拂子示僧，其僧便出去。若據此僧，合喚轉痛與一頓。』公曰：『是甚麼心行？』慶曰：

『洎合放過。』公到招慶煎茶，朗上座與明招把銚，忽翻茶銚。公問：『茶爐下是甚麼？』朗曰：『捧爐神。』公曰：

『既是捧爐神，為甚麼翻卻茶？』朗曰：『事官千日，失在一朝。』公拂袖便出。明招曰：

『朗上座吃卻招慶飯了，卻向外邊打野。』朗曰：『上座作麼生？』招曰：

『非人得其便。』

保福展禪師法嗣延壽慧輪禪師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，僧問：『寶劍未出匣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不在外。』曰：『出匣後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不在內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一色？』師曰：『青黃赤白。』曰：『大好一色。』師曰：『將謂無人，也有一個半個。』

保福可儔禪師漳州保福可儔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雲在青天水在瓶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吹毛劍？』

師曰：『瞥落也。』曰：『還用也無？』師曰：『莫鬼語。』

海會如新禪師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，上堂，良久曰：『禮繁即亂。』便下座。

僧問：『從上宗乘，如何舉唱？』師曰：

『轉見孤獨。』曰：『親切處乞師一言。』師曰：『不得雪也聽他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？』師曰：

『汝若領得，我即不吝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。』師曰：『又須著棒，爭得不煩？』問：

『牛頭橫說豎說，猶未知向上關捩子，如何是向上關捩？』師曰：『賴遇娘生臂短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祖師意？』師曰：『要道何難！』曰：

『便請師道。』師曰：『將謂靈利，又不仙陀。』

漳江慧廉禪師洪州漳江慧廉禪師，僧問：『師登寶座，曲為今時。四眾攀瞻，請師接引。』師曰：『甚麼處屈汝？』曰：

『恁麼則垂慈方便路、直下不孤人也。』師曰：『也須收取好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漳江境？』師曰：『地藏皺眉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普賢斂袂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漳江水？』師曰：『苦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漳江第一句？』

師曰：『到別處不得錯舉。』

報慈文欽禪師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諸佛境？』師曰：『雨來雲霧暗，晴乾日月明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妙覺明心？』師曰：『今冬好晚稻，出自秋雨成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妙用河沙？』師曰：『雲生碧岫，雨降青天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平常心合道？』師曰：『吃茶吃飯隨時過，看水看山實暢情。』

萬安清運禪師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，僧問：『諸佛出世，震動乾坤。和尚出世，未審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向汝道甚麼！』曰：『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。』師曰：『莫亂道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萬安家風？』師曰：『苔羹倉米飯。』曰：

『忽遇上客來，將何祇待？』師曰：『飯後三巡茶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萬安境？』師曰：『一塔松蘿望海青。』

報恩道熙禪師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，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。尉問：

『漳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若道為人，即屈著和尚。若道不為人，又屈著太尉來問。』請太尉曰：

『道取一句。』尉曰：

『待鐵牛能嚙草，木馬解含煙。』師曰：『某甲惜口吃飯。』尉良久，又問：

『驢來馬來？』師曰：『驢馬不同途。』尉曰：

『爭得到這裏？』師曰：『特謝太尉領話。』住後，僧問：『明言妙句即不問，請師真實道將來。』師曰：

『不阻來意。』

鳳凰從琛禪師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

『門風相似，即無阻矣。汝不是其人。』

曰：『忽遇其人時又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不可預搔待癢。』問：『學人根思遲回，方便門

中乞師傍瞥。』師曰：

『傍瞥。』曰：『深領師旨，安敢言乎？』師曰：『太多也。』上堂，有僧出禮拜起，退身立。師曰：『我不如汝。』

僧應諾。師曰：『無人處放下著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學人自己事？』師曰：

『暗筭流年事可知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鳳凰境？』

師曰：『雪夜觀明月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作人醜差。』曰：

『為人何在？』師曰：『莫屈著汝麼！』

永隆慧瀛禪師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，上堂：『謂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

似則似，是即不是。珍重！』問：

『無為無事人為甚麼卻是金鎖難？』師曰：『為斷纖，貴重難留。』曰：

『為甚麼道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？』

師曰：『為鬧亂且要斷送。』僧參，師曰：『不要得許多般數，速道！速道！』僧無對。上堂：

『日出卯，用處不須生善巧。』便下座。僧問：『如何進向，得達本源？』

師曰：『依而行之。』

清泉守清禪師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，福州人也。僧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

『問。』曰：『如何是祖？』師曰：『答。』問：

『和尚見古人得個甚麼，便住此山？』師曰：『情知汝不肯。』曰：『爭知某甲不肯？』

師曰：『鑒貌辨色。』問：

『親切處乞師一言。』師曰：『莫過於此。』問：『古人面壁為何事？』師曰：『屈。』曰：『恁麼則省心力去也。』

師曰：『何處有恁麼人？』問：『諸余即不問，如何是向上事？』師曰：

『消汝三拜，不消汝三拜。』

報恩行崇禪師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

『碓搗磨磨。』問：『曹溪一路，請師舉揚。』

師曰：『莫屈著曹溪麼？』曰：『恁麼則群生有賴。』師曰：『也是老鼠吃鹽。』問：『不涉公私，如何言論？』師曰：

『吃茶去。』問：『丹霞燒木佛，意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時寒燒火向。』曰：

『翠微迎羅漢，意作麼生？』師曰：

『別是一家春。』

潭州嶽麓和尚潭州嶽麓山和尚，上堂，良久曰：『昔日毗盧，今朝嶽麓。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如何是聲色外句？』師曰：

『猿啼鳥叫。』問：『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』師曰：『五音六律。』

問：『截舌之句，請師舉揚。』師曰：

『日能熱，月能涼。』

德山德海禪師鼎州德山德海禪師，僧問：『靈山一會，何人得聞？』師曰：

『閣黎得聞。』曰：『未審靈山說個甚麼？』

師曰：『即閣黎會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該天括地句？』師曰：『千里搖動。』

問：『從上宗乘以何為驗？』師曰：

『從上且置，即今作麼生？』曰：『大眾總見。』師曰：『話墮也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擘。』

後招慶和尚泉州後招慶和尚，僧問：『末後一句，請師商量。』師曰：『塵中人自老，天際月常明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一瓶兼一缽，到處是生涯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擾擾，晨雞暮鐘。』

梁山簡禪師鼎州梁山簡禪師，問：『僧甚處來？』曰：『藥山來。』師曰：

『還將得藥來否？』曰：『和尚住山也不錯。』

師便休。

建山澄禪師洪州建山澄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法王劍？』師曰：『可惜許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大王劍？』師曰：

『塵埋床下復，風動架頭巾。』問：『一代時教接引今時，未審祖宗如何示人？』師曰：『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。』曰：

『和尚如何示人？』師曰：『惆悵庭前紅莧樹，年年生葉不生花。』問：

『故歲已去，新歲到來。

還有不受歲者也無？』師曰：『作麼生？』曰：『恁麼則不受歲也。』師曰：

『城上已吹新歲角，前猶點舊年燈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舊年燈？』師曰：『臘月三十日。』

招慶省禪師泉州招慶院省淨修禪師，初參保福，福一日入大殿睹佛像，乃舉手，問師曰：『佛恁麼意作麼生？』

師曰：『和尚也是橫身。』福曰：『一橛我自收取。』師曰：『和尚非唯橫身。』福然之。

後住招慶，開堂升座，良久乃曰：『大眾，向後到處遇道伴，作麼生舉似他？

若有人舉得，試對眾舉看。

若舉得，免孤負上祖，亦免埋沒後來。古人道，通心君子，文外相見。還有這個人麼？況是曹溪門下子孫，合作麼生理論？

合作麼生提唱？』僧問：『如何得不傷於己，不負於人？』師曰：『莫屈著汝這問麼！』曰：

『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。』師曰：『汝又屈著我作麼？』問：『當鋒一句，請師道。』師曰：『嗄。』僧再問。師曰：『瞌睡漢。』問：

『僧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報恩。』師曰：『僧堂大小？』曰：『和尚試道看。』師曰：『何不待問。』問：

『學人全身不會，請師指示。』師曰：『還解笑得麼？』乃曰：『叢林先達者，不敢相觸忤。

若是初心後學，未信直須信取，未省直須省取。不用掠虛，諸人本分去處，未有一時不顯露，未有一物解蓋覆得。

如今若要知，不用移絲發地，不用少許工夫，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，豈不省心力。

既能省得，便與諸佛齊肩，依而行之，緣此事是個白淨去處，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，自然合古合今，脫生離死。古人云：

識心達本，解無為法，方號沙門。如今諸官大眾，各須體取好，莫全推過師僧分上。

佛法平等，上至諸佛，下至一切，共同此事。既然如此，誰有誰無？王事之外，亦須努力。適來說如許多般，蓋不得已而已。

莫道從上宗門，合恁麼語話。祇如從上宗門，合作麼生，還相悉麼？若有人相悉，山僧今日雪得去也。

久立，大眾珍重。』示坐禪方便頌曰：『四威儀內坐為先，澄濾身心漸坦然。

瞥爾有緣隨濁界，當須莫續是天年。

修持祇學從功路，至理寧論在那邊。一切時中常管帶，因緣相湊豁通玄。』

示執坐禪者曰：

『大道分明絕點塵，何須長坐始相親。遇緣儻解無非是，處憒那能有故新？

散誕肯齊支遁侶，逍遙曷與慧休鄰。

或遊泉石或閽閽，可謂煙霞物外人。』

康山契穩禪師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，初開堂，僧問：『威音王佛已後，次第相承，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？』

師曰：『象骨舉手，龍溪點頭。』問：『圓明湛寂非師意，學人因底卻無明？』師曰：『辨得也未？』曰：

『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。』師曰：『隔靴搔癢。』

西明院琛禪師泉州西明院琛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竹箸瓦碗。』曰：『忽遇上客來時，如何祗待？』

師曰：『黃倉米飯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問取露柱看。』

鼓山晏國師法嗣天竺子儀禪師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，溫州樂清陳氏子。

初遊方謁鼓山，問曰：

『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，今日非時上來，乞師非時答話。』山曰：『不可鈍置仁者。』師曰：『省力處如何？』山曰：『汝何費力！』

師於此有省。後回浙中，錢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。上堂：

『久立大眾更待甚麼，不辭展拓，卻恐誤於禪德，轉迷歸路。時寒，珍重！』

僧問：『如何是從上來事？』師曰：『住。』曰：『如何薦？』師曰：

『可惜龍頭，翻成蛇尾。』有僧禮拜起，將問話。師曰：『如何且置。』僧乃問：

『祗如興聖之子，還有相親分也無？』師曰：『祗待局終，不知柯爛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維摩默？』師曰：『謗。』曰：『文殊因何贊？』師曰：

『同案領過。』曰：『維摩又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頭上三尺巾，手裏一枝拂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』師曰：

『大洋海裏一星火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『燒盡魚龍。』問：『丹霞燒木佛，意旨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寒即圍爐向猛火。』

曰：『還有過也無？』師曰：『熱即竹林溪畔坐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法界義宗？』師曰：『九月九日浙江潮。』問：

『諸余即不問，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？』師曰：『諸余奉納。』

曰：『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。』師曰：

『慶幸事作麼生？』僧罔措，師便喝。將下堂，僧問：『下堂一句，乞師分付。』師曰：

『慧理已歸西國去，此山空有老猿啼。』問：『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，師且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敗將不忍誅。』曰：『或遇良將又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念子孤魂，賜汝三奠。』問：『世尊入滅，當歸何所？』師曰：

『鶴林空變色，真歸無所歸。』曰：

『未審必定何之？』師曰：『朱實殞勁風，繁英落素秋。』曰：『我師將來復歸何所？』師曰：

『子今欲識吾歸處，東西南北柳成絲。』問：『如何修行，即得與道相應？』

師曰：『高卷吟中箔，濃煎睡後茶。』

白雲智作禪師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，永貞朱氏子。容若梵僧，禮鼓山披剃。

一日，鼓山上堂，召大眾，眾皆回眸。山披襟示之，眾罔措。唯師朗悟厥旨，入室印證。又參次，山召曰：『近前來！』師近前，山曰：

『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？』師斂手端容，退身而立。山莞然奇之。住後，上堂：

『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？待山僧向宗乘中答。』時有僧出禮拜，師便歸方丈。問：『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』師曰：『火裏蓮生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髑髏裏眼睛？』師曰：『泥牛入海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主中主？』

師曰：『汝還具眼麽？』曰：

『恁麽則學人歸堂去也。』師曰：『猢猻入布袋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延平津？』

師曰：『萬古水溶溶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延平劍？』

師曰：『速須退步。』曰：『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？』師曰：『可惜許！』

次遷奉先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奉先境？』

師曰：『一任觀看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莫無禮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奉先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即今在甚麽處？』

曰：『恁麽則大眾有賴也。』師曰：『幹汝甚麽事？』問：『如何是為人一句？』師曰：『不是奉先道不得。』

鼓山智嚴禪師鼓山智嚴了覺禪師，上堂：『多言復多語，由來反相誤。珍重！』僧問：

『石門之句即不問，請師方便示來機。』師曰：『問取露柱。』問：『國王出世三邊靜，法王出世有何恩？』師曰：『還會麽？』曰：

『幸遇明朝輒伸呈獻。』師曰：『吐卻著。』曰：『若不禮拜，幾成無孔鐵錘。』師曰：『何異無孔鐵錘？』

龍山智嵩禪師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，上堂：

『幸自分明，須作這個節目，作麽到這裏便成節目，便成增語，便成塵玷，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麽生？』僧問：『古佛化導，今祖重興，人天輻輳於禪庭，至理若為於開示。』

師曰：『亦不敢孤負大眾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，頓使凡心作佛心。』師曰：『仁者作麼生？』曰：

『退身禮拜，隨眾上下。』師曰：『我識得汝也。』

鳳凰山強禪師泉州鳳凰山強禪師，僧問：『燈傳鼓嶠，道化溫陵，不跨石門，請師通信。』師曰：

『若不是今日，攔胸撞出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，他時終作鳳凰兒。』師曰：『又向這裏塗汙人！』問：

『白浪滔天境，何人住太虛？』師曰：『靜夜思堯鼓，回頭聞舜琴。』

龍山文義禪師福州龍山文義禪師，上堂：『若舉宗乘，即院寂徑荒，若留委問，更待個甚麼？

還有人委悉麼，出來驗看。若無人委悉，且莫掠虛好！』便下座。問：『如何是人王？』師曰：『威風人盡懼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法王？』師曰：『一句令當行。』曰：『二王還分不分？』師曰：

『適來道甚麼！』

鼓山智嶽禪師福州鼓山智嶽了宗禪師，本郡人也。初遊方至鄂州黃龍，問：

『久向黃龍，及乎到來，祇見赤斑蛇』。

龍曰：『汝祇見赤斑蛇，且不識黃龍。』師曰：『如何是黃龍？』龍曰：

『滔滔地。』師曰：

『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？』龍曰：『性命難存。』師曰：『恁麼則被他吞卻去也。』龍曰：『謝閣黎供養。』師便禮拜。住後，上堂：

『我若全舉宗乘，汝向甚麼處領會？所以道古今常露，體肘無妨，不勞久立，珍重！』問：

『虛空還解作用也無？』師拈起拄杖曰：『這個師僧好打！』僧無語。

襄州定慧禪師襄州定慧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向上事？』師曰：『無人不驚。』曰：『學人未委在。』師曰：

『不妨難向。』問：『不借時機用，如何話祖宗？』師曰：『閻黎還具慚愧麼？』

僧便喝，師休去鼓山清謦禪師福州鼓山清謦宗曉禪師，僧問：『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？』師曰：『時寒不出手。』

淨德沖煦禪師金陵淨德院沖煦慧悟禪師，福州和氏子。僧問：『如何是大道？』師曰：『我無小徑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小徑？』師曰：『我不知大道。』

報恩清護禪師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，福州長樂陳氏子。六歲禮鼓山，披削於國師，言下發明。

開堂日，僧問：『諸佛出世，天花亂墜。和尚出世，有何祥瑞？』師曰：

『昨日新雷發，今朝細雨飛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諸佛玄旨？』師曰：『草木履。』

開寶三年示寂，荼毗收舍利三百餘粒，並靈骨歸於建州雞足山臥雲院建塔。

龍華照禪師法嗣瑞巖師進禪師臺州瑞巖師進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瑞巖境？』

師曰：『重重疊嶂南來遠，北向皇都咫尺間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萬里白雲朝瑞嶽，微微細雨灑簾前。』曰：

『未審如何親近此人？』師曰：

『將謂閻黎親入室，元來猶隔萬重關。』

六通誌球禪師臺州六通院誌球禪師，僧問：『全身佩劍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落。』曰：『當者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熏天炙地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六通境？』師曰：『滿目江山一任看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古今自去來。』曰：

『離此二途，還有向上事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向上事？』

師曰：『雲水千徒與萬徒。』問：

『擁毳玄徒，請師指示。』師曰：『紅爐不墜雁門關。』曰：『如何是紅爐不墜雁門關？』師曰：『青霄豈吝眾人攀。』曰：

『還有不知者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不知者？』師曰：『金牓上無名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

『萬家明月朗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第二月。』師曰：『山河大地。』

雲龍院歸禪師杭州雲龍院歸禪師，僧問：『久戰沙場，為甚麼功名不就？』

師曰：『過在這邊。』曰：

『還有升進處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水消瓦解。』

功臣道閑禪師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功臣家風？』師曰：

『俗人東畔立，僧眾在西邊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師曰：『如汝與我。』曰：『恁麼則無二去也。』師曰：『十萬八千。』

報國院照禪師福州報國院照禪師，上堂：『我若全機，汝向甚麼處摸索？

蓋為根器不等，便成不具慚愧，還委得麼？如今與諸仁者作個入底門路。』

乃敲繩床兩下曰：『還見麼？還聞麼？若見便見，若聞便聞。

莫向意識裏卜度，卻成妄想顛倒，無有出期。珍重！』佛塔被雷霹，有問：

『祖佛塔廟為甚麼卻被雷霹？』師曰：

『通天作用。』曰：『既是通天作用，為甚麼卻霹佛？』師曰：『作用何處見有佛？』曰：『爭奈狼籍何！』師曰：

『見甚麼？』

白雲院乃禪師臺州白雲乃禪師，僧問：『荊山有玉非為寶，囊裏真金賜一言。』師曰：『我家本貧。』曰：『慈悲何在？』

師曰：『空慚道者名。』

翠巖參禪師法嗣龍冊子興禪師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，僧問：『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？』師曰：『誰是眾生？』曰：

『若恁麼則成佛去也。』師曰：『還我正位來！』曰：『如何是正位？』師曰：『汝是眾生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無價珍？』師曰：

『卞和空抱璞。』曰：『忽遇楚王，還進也無？』師曰：『凡聖相繼續。』

問：『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？』師曰：

『閣黎舉不全。』曰：『如何舉得全？』師乃拈起袈裟。

佛知默禪師溫州雲山佛院知默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家風？』師曰：『送客不離三步內，邀賓祇在草堂前。』

上堂：

『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，恁麼行腳，吃辛吃苦，盤山涉澗，終不為觀看州縣，參尋名山勝跡，莫非為此一大事？如今且要諸人，於本分參問中通個消息來。

雲山敢與證明，非但雲山證明，乃至禪林佛剎亦與證明。還有麼？若無，不如散去。』便下座。

鏡清忩禪師法嗣清化師訥禪師越州清化師訥禪師，僧問：『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？』師曰：『好。』曰：『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。』

師曰：『珍重！』僧來禮拜，師曰：『子亦善問，吾亦善答。』曰：『恁麼則大眾久立。』師曰：

『抑逼大眾作甚麼？』問：『去卻賞罰，如何是吹毛劍？』師曰：『錢塘江裏好渡船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

『可煞新鮮！』

南禪遇緣禪師衢州南禪遇緣禪師，因有俗士謂之鐵腳，忽騎馬至。僧問：

『師既是鐵腳，為甚麼卻騎馬？』師曰：

『腰帶不因遮腹痛，襆頭豈是禦天寒。』官人問師：『和尚恁麼後生，為甚麼卻為尊宿？』師曰：

『千歲秖言朱頂鶴，朝生便是鳳凰兒。』上堂：『此個事得恁麼難道？』時有僧出曰：『請師道。』師曰：

『睦州溪苔，錦軍石耳。』問：『眾手淘金，誰是得者？』師曰：『溪畔披砂徒自困，家中有寶速須還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始終不從人得去也。』師曰：『饒君便有擎山力，未免肩頭有擔胝。』

資福智遠禪師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，福州人也。參鏡清，問：『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』清曰：『大家要知。』師曰：

『如斯則眾眼難瞞去也。』清曰：『理能縛豹。』師因此發悟玄旨。住後，僧問：『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』

師曰：『雪嶺峰前月，鏡湖波裏明。』問：『諸佛出世，天雨四華，地搖六動，和尚今日有何祥瑞？』師曰：

『一物不生全體露，目前光彩阿誰知？』問：『如何是直示一句？』師曰：

『是甚麼？』師乃曰：『還會麼？

會去即今便了，不會塵沙箐劫，祇據諸賢分上。

古佛心源，明露現前，匝天遍地，森羅萬象，自己家風，佛與眾生本無差別。

涅槃生死，幻化所為，性地真常，不勞修證。珍重！』

烏巨儀晏禪師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，吳興許氏子。於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，異香滿室，紅光如晝。

光啟中隨父鎮信安，強為娶，師不願。遂遊歷諸方，機契鏡清，歸省父母，乃於郭南創別舍以遂師誌。

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，師往瞻禮，失師所之。後郡守展祀祠下，見師入定於廟後叢竹間。

蟻蠹其衣，敗葉沒。或者云：『是許鎮將之子也。』自此三昧，或出或入。

子湖訥禪師，未知師所造淺深，問曰：

『子所住定，蓋小乘定耳？』時方啜茶，師呈起橐曰：『是大是小？』訥駭然。尋謁栝蒼唐山德嚴禪師，嚴問：

『汝何姓？』曰：『姓許。』嚴曰：『誰許汝？』曰：『不別。』嚴默識之，遂與剃染。

嘗令摘桃，浹旬不歸，往尋，見師攀桃倚石，泊然在定。嚴鳴指出之。開運中遊江郎巖，睹石龕，謂弟子慧興曰：

『予入定此中，汝當壘石塞門，勿以吾為念。』興如所戒。明年，興意師長，往啟龕視師，素髮被肩，胸臆尚暖。

徐自定起，了無異容。復回烏巨。侍郎慎公鎮信安，馥師之道，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，師不與之辨。

榮意輕之。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，皆獲舍利，榮因愧服，禮像謝，亦獲舍利。嘆曰：

『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。』錢忠懿王感師見夢，遣使圖像至，適王患目疾，展像作禮，如夢所見。隨雨舍利，目疾頓瘳。

因錫號開明，及述偈贊，寶器供具千計。端拱初，太宗皇帝聞師定力，詔本州加禮，津發赴闕。

師力辭，僧再至諭旨，特令肩與，入對便殿。命坐賜茗，咨問禪定。奏對簡盡，深契上旨。

丐歸，復詔入對，得請還山，送車塞途。淳化元年示寂，壽一百十五，臘五十七。

閣維白光屬天，舍利五色，邦人以骨塑像，至今州郡雨旸，禱之如向斯答。

報恩嶽禪師法嗣妙濟師浩禪師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，僧問：『擬即第二頭，不擬即第三首，如何是第一頭？』師曰：『收。』問：

『古人斷臂，當為何事？』師曰：『我寧可斷臂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學人眼？』

師曰：『須知我好心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香山劍？』師曰：『異。』曰：『還露也無？』師曰：『不忍見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松門第一句？』師曰：『切不得錯舉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妙濟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左右人太多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兩口一無舌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香山一路？』師曰：『滔滔地。』曰：『到者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息汝平生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世尊密語？』師曰：

『阿難亦不知。』曰：『為甚麼不知？』師曰：『莫非仙陀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香山寶？』師曰：『碧眼胡人不敢定。』曰：

『露者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龍王捧不起。』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，問師：『既是聖僧，為甚麼被大蟲咬？』師曰：

『疑殺天下人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無慚愧底人？』師曰：『閣黎合吃棒。』

安國禪師法嗣白鹿師貴禪師福州白鹿師貴禪師，開堂日，僧問：『西峽一派，不異馬頭。白鹿千峰，何似雞足？』師曰：

『大眾驗看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白鹿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向汝道甚麼！』曰：

『恁麼則便知時去也』。師曰：

『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？』曰：『不可更口喃喃也。』師曰：『放過即不可。』問：

『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百鳥銜花供養，見後為甚麼不來？』師曰：『曙色未分人盡望，及乎天曉也如常。』

羅山義聰禪師福州羅山義聰禪師，上堂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出窟師子？』師曰：

『甚麼處不震裂？』曰：『作何音響？』

師曰：『聾者不聞。』問：『手指天地，唯我獨尊，為甚麼卻被傍觀者責？』

師曰：『謂言胡須赤。』曰：

『祇如傍觀者，有甚麼長處？』師曰：『路見不平，所以按劍。』師乃曰：

『若有分付處，羅山即不具眼。

若無分付處，即勞而無功。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，具問如今會也無？久立，珍重！』

安國從貴禪師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，僧問：『禪宮大敞，法侶雲臻。向上一路，請師決擇。』師曰：『素非時流。』

上堂：『禪之與道，拈向一邊著。佛之與祖，是甚麼破草鞋！恁麼告報，莫屈著諸人麼？

若道屈著，即且須行腳。若道不屈著，也須合取口始得。珍重！』上堂：

『直是不遇梁朝，安國也謾人不過。珍重！』僧問：

『請師舉唱宗乘。』師曰：『今日打禾，明日般柴。』問：『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香爐對繩床。』曰：

『見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門扇對露柱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，？』師曰：

『若問家風，即答家風。』曰：

『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胡來漢去。』問：『諸余即不問，省要處乞師一言。』師曰：『還得省要也未？』復曰：

『純陀獻供。珍重！』

長慶藏用禪師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，上堂，眾集，以扇子拋向地上曰：

『愚人謂金是土，智者作麼生？

後生可畏，不可總守過去也。還有人道得麼？出來道看。』時有僧出禮拜，退後而立。師曰：『別更作麼生？』曰：

『請和尚明鑒。』師曰：『千年桃核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伽藍？』師曰：『長溪莆田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伽藍中人？』師曰：

『新羅白水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靈泉正主？』師曰：『南山北山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

『齋前廚蒸南國飯，午後爐煎北苑茶。』問：『法身還受苦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地獄豈是天堂？』曰：『恁麼則受苦去也。』師曰：

『有甚麼罪過？』

永隆彥端禪師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，上堂，大眾雲集，師從座起作舞。謂眾曰：『會麼？』對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山僧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，作麼生不會？』問：『本自圓成，為甚麼卻分明晦？』師

曰：『汝自檢責看。』

瑞峰誌端禪師福州林陽瑞峰院誌端禪師，本州人也。初參安國，見僧問：

『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？』

國舉一指，其僧不薦。師於是冥契玄旨，乃入室白曰：『適來見那僧問話，誌端有個省處。』國曰：

『汝見甚麼道理？』師亦舉一指曰：『這個是甚麼？』國然之，師禮謝。住後，上堂，舉拂子曰：

『曹溪用不盡底，時人喚作頭角生，山僧拈來拂蚊子，薦得乾坤陷落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

『木馬走似煙，石人趁不及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師曰：『今年早去年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師曰：『冬田半折耗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師與一踏，僧作接勢。師便與一摑，僧無語。師曰：

『賺殺人！』問：『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？』

師曰：『巔山峭峙碧芬芳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一真之理，華野不殊。』師曰：

『不是這個道理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竹箸一文一雙。』有僧夜參，師曰：『阿誰？』曰：『某甲。』師曰：『泉州砂糖，舶上檳榔。』

僧良久，師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你若會即廓清五蘊，吞盡十方。』

開寶元年八月，遺偈曰：

『來年二月二，別汝暫相棄。燒灰散四林，免占檀那地。』

明年正月二十八日，州民競入山瞻禮，師尚無恙，參問如常。至二月一日，州牧率諸官同至山，詰伺經宵。二日齋罷，上堂辭眾。時圓應長老出問：

『雲愁霧慘，大眾嗚呼。請師一言，未在告別。』師垂一足，應曰：『法鏡不臨於此土，寶月又照於何方？』師曰：

『非君境界。』應曰：『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，師去師來是本常。』師長噓一聲，下座歸方丈。

安坐至亥時，問眾曰：『世尊滅度，是何時節？』眾曰：『二月十五日子時。』師曰：『吾今日子時前。』言訖長往。

仙宗院明禪師福州仙宗院明禪師，上堂曰：『幸有如是門風，何不炟赫地紹續取去。若也紹得，不在三界。

若出三界，即壞三界。若在三界，即礙三界。不礙不壞，是出三界，是不出三界？

恁麼徹去，堪為佛法種子，人天有賴。』時有僧問：『拏雲不假風雷便，迅浪如何透得身？』師曰：『何得棄本逐末。』

安國院祥禪師福州安國院祥禪師，上堂，良久失聲曰：『大是無端。雖然如此，事不得已。

於中若有未構者，更開方便，還會麼？』時有僧問：『不涉方便，乞師垂慈。』師曰：『汝問我答，即是方便。』問：

『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，如何是月？』師提起拂子，僧曰：『古人為甚麼道水月無形？』師曰：『見甚麼？』問：

『如何是宗乘中事？』師曰：『淮軍散後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眾眼難謾。』

睡龍溥禪師法嗣保福清豁禪師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，福州人也。少而聰敏，禮鼓山國師，落發稟具。後謁大章山如庵主。

〔語具如庵主章。〕後參睡龍，龍問曰：『豁闍黎見何尊宿來，還悟也未？』

曰：『清豁嘗訪大章，得個信處。』

龍於是上堂集眾，召曰：『豁闍黎出來，對眾燒香說悟處，老僧與汝證明。』

師出眾，乃拈香曰：

『香已拈了，悟即不悟。』龍大悅而許之。上堂：『山僧今與諸人作個和頭，和者默然，不和者說。』良久曰：

『和與不和，切在如今。山僧帶些子事，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家貧遭劫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不能盡底去。』曰：

『為甚麼不能盡底去？』師曰：『賊是家親。』曰：『既是家親，為甚麼翻成家賊？』師曰：『內既無應，外不能為。』曰：

『忽然捉敗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內外絕消息。』曰：『捉敗後功歸何所？』

師曰：『賞亦未曾聞。』曰：『恁麼則勞而無功也。』

師曰：『功即不無，成而不處。』曰：『既是成功，為甚麼不處？』師曰：

『不見道，太平本是將軍致，不使將軍見太平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

師曰：『胡人泣，漢人悲。』師忽舍眾，欲入山待滅。乃遺偈曰：

『世人休說路行難，鳥道羊腸咫尺間。珍重苧溪溪畔水，汝歸滄海我歸山。』

即往貴湖卓庵，未幾謂門人曰：

『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，勿置墳塔。』言訖入湖頭山，坐磐石，儼然長往。

門人稟遺命，延留七日，竟無蟲蟻之所侵食，遂就閣維，散於林野。

金輪觀禪師法嗣南嶽金輪和尚南嶽金輪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金輪第一句？』

師曰：『鈍漢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金輪一隻箭？』師曰：

『過也。』曰：『臨機一箭，誰是當者？』師曰：『倒也！』

白兆圓禪師法嗣大龍智洪禪師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即汝便是。』曰：『如何領會？』師曰：

『更嫌缽盂無柄那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微妙？』師曰：『風送水聲來枕畔，月移山影到床前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極則處？』師曰：

『懊惱三春月，不及九秋光。』問：『色身敗壞，如何是堅固法身？』師曰：

『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』

白馬行靄禪師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』師曰：

『井底蝦蟆吞卻月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白馬正眼？』師曰：『面南看北斗。』

白兆懷楚禪師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？』

師曰：『沿路直到湖南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師子兒？』師曰：『德山嗣龍潭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？』

師曰：『與汝素無冤仇，一句元在這裏。』曰：

『未審在甚麼方所？』師曰：『這鈍漢！』

四祖清皎禪師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，福州王氏子。僧問：『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』師曰：

『楷師巖畔祥雲起，寶壽峰前震法雷。』臨終遺偈曰：『吾年八十八，滿頭垂白髮。顆顆鎮雙峰，明明千江月。

黃梅揚祖教，白兆承宗訣。日日告兒孫，勿令有斷絕。』

三角誌操禪師胊州三角山誌操禪師，僧問：『教法甚多，宗歸一貫。和尚為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？』師曰：

『為你周由者也。』曰：『請和尚即古即今。』師以手敲繩床。

興教師普禪師晉州興教師普禪師，僧問：『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即不問，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？』師曰：

『眼裏耳裏鼻裏。』曰：『祇此便是否？』師曰：『是甚麼？』僧便喝，師亦喝。問：『僧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下寨。』師曰：

『還逢著賊麼？』曰：『今日捉下。』師曰：『放汝三十棒。』

三角真鑒禪師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，僧問：『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』

師曰：『忽然行正令，便見下堂階。』

大陽行沖禪師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無盡藏？』師良久，僧無語。師曰：『近前來！』僧才近前，師曰：

『去！』

青原下八世黃龍機禪師法嗣紫蓋善沼禪師洛京紫蓋善沼禪師，僧問：『死中得活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抱鐮刮骨薰天地，炮烈棺中求托生。』問：

『才生便死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賴得覺疾。』

黃龍繼達禪師眉州黃龍繼達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衲？』師曰：『針去線不回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帔？』師曰：

『橫鋪四世界，豎蓋一乾坤。』曰：『道滿到來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要羹與羹，要飯與飯。』問：

『黃龍出世、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問汝金翅鳥，還得飽也無？』

棗樹二世和尚棗樹和尚〔第二世住。〕問僧：『發足甚處？』曰：『閩中。』

師曰：『俊哉！』曰：『謝師指示。』師曰：

『屈哉！』

僧作禮。師曰：『我與麼道，落在甚麼處？』僧無語。師曰：『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』僧參，師乃問：

『未到這裏時，在甚處安身立命？』僧叉手近前，師亦叉手近前，相並而立。

僧曰：『某甲未到此時，和尚與誰並立？』

師指背後曰：『莫是伊麼？』僧無對。師曰：『不獨自謾，兼謾老僧。』僧作禮，師曰：『正是自謾。』

僧鉏地次，見師來乃不審，師曰：『見阿誰了便不審。』曰：『見師不問訊，禮式不全。』師曰：『卻是孤負老僧。』

其僧歸舉似首座曰：『和尚近日可畏。』座曰：『作麼生？』僧舉前語，座曰：『和尚近日可謂為人切。』

師聞乃打首座七捧。座曰：『某甲恁麼道，未有過在，亂打作麼？』師曰：

『枉吃我多少鹽醬。』又打七捧。

僧辭，師乃問：『若到諸方，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，作麼生祇對？』曰：

『待問即道。』師曰：『何處有無口底佛？』

曰：『祇這也還難。』師豎拂子曰：『還見麼？』曰：『何處有無眼底佛？』

師曰：『祇這也還難。』

僧繞禪床一匝而出。師曰：『善能祇對。』僧便喝。師曰：『老僧不識子。』

曰：『用識作麼？』師敲禪床三下。

玄都山澄禪師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，僧問：『喜得趨方丈，家風事若何？』

師曰：『西風開曉露，明月正當天。』曰：

『如何拯濟？』師曰：『金雞樓上一下鼓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沙門行？』師曰：

『一切不如。』

嘉州黑水和尚嘉州黑水和尚，初參黃龍，便問：『雪覆蘆花時如何？』龍曰：

『猛烈。』師曰：『不猛烈。』龍又曰：

『猛烈。』師又曰：『不猛烈。』龍便打，師於此有省，即便禮拜。

黃龍智顒禪師鄂州黃龍智顒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諸佛之本源？』師曰：

『即此一問是何源？』曰：

『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。』師曰：『延平劍已成龍去，猶有刻舟求底人。』

昌福院達禪師眉州昌福達禪師，僧問：『學人來問師則對，不問時師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謝師兄指示。』問：

『本來則不問，如何是今日事？』師曰：『師兄這問大好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謾得即得。』問：

『國有寶刀，誰人得見？』師曰：『師兄遠來不易。』曰：『此刀作何形狀？』師曰：『要也道，不要也道。』曰：『請師道。』

師曰：『難逢難遇。』問：『石牛水上臥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異中還有異，妄計不浮沈。』曰：『便恁麼去時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翅天日落，把土成金。』

呂巖洞賓真人呂巖真人，字洞賓，京川人也。

唐末三舉不第，偶於長安酒肆遇鐘離權，授以延命術，自爾人莫之究。嘗遊廬山歸宗，書鐘樓壁曰：『一日清閑自在身，六神和合報平安。

丹田有寶休尋道，對境無心莫問禪。』未幾，道經黃龍山，睹紫雲成蓋，疑有異人。乃入謁，值龍擊鼓升堂。

龍見，意必呂公也，欲誘而進。厲聲曰：『座傍有竊法者。』呂毅然出，問：

『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鐺內煮山川。且道此意如何？』

龍指曰：『這守屍鬼。』呂曰：『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。』龍曰：『饒經八萬劫，終是落空亡。』

呂薄訝，飛劍脅之，劍不能入。遂再拜，求指歸。龍詰曰：『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？』

呂於言下頓契。作偈曰：『棄卻瓢囊摵碎琴，如今不戀水中金。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覺從前錯用心。』

龍囑令加護。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，有曰：

『余遊韶郴，東下湘江，今見覺公，觀其禪學精明，性源淳潔，促膝靜坐，收光內照。一衲之外無余衣，一缽之外無余食。達生死岸，破煩惱殼。

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，禪理懸懸兮幾絕。扶而興者，其在吾師乎？』聊作一絕奉記：『達者推心方濟物，聖賢傳法不離真。

請師開說西來意，七祖如今未有人。』

明招謙禪師法嗣報恩契從禪師處州報恩契從禪師，開堂升座，乃曰：『烈士鋒前，還有俊鷹俊鷂麼？放一個出來看。』良久曰：

『所以道，烈士鋒前少人陪，雲雷擊鼓劍輪開。誰是大雄師子種，滿身鋒刃但出來。』時有僧出，師曰：

『好著精彩。』僧擬伸問，師曰：『甚麼處去也？』僧乃問：『師子未出窟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鋒銼難擊。』曰：

『出窟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藏身無路。』曰：『欲出不出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命似懸絲。』曰：『向去事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拶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還柰何麼？』問：『十二時中如何即是？』師曰：

『金剛頂上看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人天有賴。』師曰：『汝又誑謾人天作麼？』

普照院瑜禪師婺州普照瑜禪師，上堂：『三十年後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。』良久曰：『還會麼？

灼然，若不是真師子兒，爭識得上來之機？』時有僧問：『師子未出窟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眾獸徒然。』曰：

『出窟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狐絕萬里。』曰：『欲出不出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當衙者喪。』曰：『向去事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決在臨鋒。』僧禮拜，師有頌曰：『決在臨鋒處，天然師子機。嚬呻出三界，非祖莫能知。』

雙溪保初禪師婺州雙溪保初禪師，上堂：『未透徹，不須呈，十方世界廓然明。

孤峰頂上通機照，不用看他北斗星。』僧問：『九夏靈峰劍，請師不露鋒。』

師曰：『未拍金鎖前何不問？』曰：『千般徒設用，難出髑髏前。』

師曰：『背後礙殺人。』

湧泉院究禪師處州湧泉究禪師，上堂，良久曰：『還有虎狼禪客麼？有則放出一個來。』僧才出，師曰：

『還知喪命處麼？』曰：『學人咨和尚。』師曰：『甚麼處去也。』曰：

『師子未出窟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抖詬地。』曰：

『出窟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蓋天蓋地。』曰：『欲出不出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一切人辨不得。』曰：『向去事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俊鷂亦迷蹤。』

羅漢院義禪師衢州羅漢義禪師，上堂眾集，僧才出，師曰：『不是好底。』

僧禮拜起，問：『龍泉寶劍請師揮。』師曰：

『甚麼處去也。』曰：『恁麼則龍溪南面盡鋒铓。』師曰：『收取。』問：

『不落古今請師道。』師曰：

『還怪得麼？』曰：『猶落古今。』師曰：『莫錯。』

羅漢琛禪師法嗣清溪洪進禪師襄州清溪山洪進禪師，在地藏時居第一座。一日地藏上堂，二僧出禮拜。藏曰：『俱錯。』

二僧無語，下堂請益修山主，修曰：『汝自巍巍堂堂，卻禮拜擬問他人，豈不是錯？』師聞之不肯。修乃問：

『未審上座又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汝自迷暗，焉可為人？』修憤然上方丈請益，藏指廊下曰：『典座入庫頭去也。』

修乃省過。又一日，師問修山主曰：『明知生是不生之理，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？』修曰：

『筍畢竟成竹去，如今作篾使還得麼？』師曰：『汝向後自悟去在。』修曰：

『某所見祇如此。上座意旨又如何？』師指曰：

『這個是監院房，那個是典座房。』修即禮謝。住後，僧問：『眾盲摸象，各說異端。忽遇明眼人，又作麼生？』

師曰：『汝但舉似諸方。』師經行次，眾僧隨從，乃謂眾曰：『古人有甚麼言句，大家商量。』

時有從漪上座山眾擬問次，師曰：『這沒毛驢！』漪渙然省悟。

清涼休復禪師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，北海王氏子。幼出家，十九納戒。

嘗自謂曰：

『苟尚能詮，則為滯筏；將趣凝寂，復患墮空。既進退莫決，舍二何之？』

乃參尋宗匠，依地藏，經年不契，直得成病入槃堂。

一夜藏去看，乃問：『復上座安樂麼？』師曰：『某甲為和尚因緣背。』藏指燈籠曰：『見麼？』師曰：『見。』藏曰：

『秖這個也不背。』師於言下有省。後修山主問訊地藏，乃曰：

『某甲百劫千生，曾與和尚違背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。』藏遂豎起拄杖曰：

『祇這個也不背。』師忽然契悟。

後繼法眼住崇壽，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，延請居之。上堂：『古聖才生下，便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雲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

他便有這個方便奇特。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，有甚麼奇特，試舉看。若道無，即對面諱卻，若道有，又作麼生通得個消息？

還會麼。上座幸然有奇特事，因甚麼不知去。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

師曰：『汝是眾生。』曰：

『還肯也無？』師曰：『虛施此問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汝道此土還有麼？』問：『省要處乞師一言。』

師曰：『珍重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師曰：『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。』

僧禮拜，師曰：『莫錯會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一塵入正受？』師曰：『色即空。』曰：『如何是諸塵三昧起？』

師曰：『空即色。』問：

『諸余即不問，如何是悟空一句？』師曰：『兩句也。』問：『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為甚麼百鳥銜華？』師曰：『未見四祖。』曰：

『見後為甚麼不銜華？』師曰：『見四祖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自己事？』師曰：

『幾處問人來？』問：『古人得個甚麼即便休歇去？』

師曰：『汝得個甚麼，即不休歇去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學人出身處？』師曰：

『千般比不得，萬般況不及。』曰：

『請和尚道。』師曰：『古亦有，今亦有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？』師曰：『問取髑髏後人。』問：

『毒龍奮迅、萬象同然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你甚麼處得這個問頭？』問：

『忠座主講甚麼經？』曰：『法華經。』師曰：

『若有說法華經處，我現寶塔當為證明。大德講甚麼人證明？』忠無對。〔法燈代云：『謝和尚謝明。』

〕天福八年十月朔日，遣僧命法眼禪師至，囑付訖，又致書辭國主，取三日夜子時入滅。

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，及期大眾普集，師端坐警眾曰：『無棄光影。』語絕告寂。時國主聞鐘，登高臺遙禮，深加哀慕。

仍致祭、荼毗，收舍利建塔。

龍濟紹修禪師撫州龍濟紹修禪師，初與法眼同參地藏，所得謂已臻極。暨同辭至建陽，途中譚次，眼忽問：

『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，是撥萬象不撥萬象？』師曰：『不撥。』眼曰：

『說甚麼撥不撥？』師懵然不知。

卻回地藏，藏問：『子去未久，何以卻來？』師曰：『有事未決，豈憚跋涉山川。』藏曰：

『汝跋涉許多山川，也還不惡。』師未喻旨，乃問：『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，意旨如何？』藏曰：『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？』師曰：

『不撥。』藏曰：『兩個也。』師駭然沈思，而卻問：『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？』藏曰：『汝喚甚麼作萬象？』

師方省悟。再辭地藏，覲於法眼。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。

師後居龍濟山，不務聚徒，而學者奔至。上堂：『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。

具足聖人法，聖人不會。聖人若會，即是凡夫。

凡夫若知，即是聖人。此兩語一理二義，若人辨得，不妨於佛法中有個入處。

若辨不得，莫道不疑好。珍重！』僧問：

『見色便見心。露柱是色，如何是心？』師曰：『幸然未會，且莫詐明頭。』

問：『如何得出三界？』師曰：

『是三界則一任出。』曰：『不是三界又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甚麼處不是三界？』問：『當陽舉唱，誰是委者？』師曰：

『非汝不委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萬法主？』師曰：『把將萬法來！』問：

『承古有言，須彌納芥子，芥子納須彌，如何是須彌？』師曰：『穿破汝心。』曰：『如何是芥子？』師曰：『塞卻汝眼。』曰：『如何納得？』師曰：

『把將須彌與芥子來！』曰：『前言何在？』師曰：『前有甚麼言？』問：

『僧甚處來？』曰：『翠巖。』師曰：『翠巖有何言句示徒？』

曰：『尋常道，出門逢彌勒，入門見釋迦。』師曰：『與麼道又爭得。』曰：

『和尚又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出門逢阿誰？入門見甚麼？』僧於言下有省。上堂：『聲色不到處，病在見聞。言詮不及處，過在唇吻。』僧問：

『離卻聲色，請和尚道。』師曰：『聲色裏問將來！』問：『如何是學人心？』師曰：『阿誰恁麼問？』問：

『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個還壞也無？』師曰：『不壞。』曰：『為甚麼不壞？』師曰：『為同於大千。』上堂：

『卷簾除卻障，閉戶生窒礙。祇這障與礙，古今無人會。會得是障礙，不會不自在。』問：『巨夜之中，以何為眼？』師曰：

『暗。』問：『縐毫不隔，為甚麼覷之不見？』師曰：『作家弄影漢。』問：

『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照破天地。』曰：『磨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黑漆漆地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普眼？』師曰：『縐毫覷不見。』曰：『為甚麼覷不見？』

師曰：『為伊眼太大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大敗壞底人？』師曰：『劫壞不曾遷。』曰：『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？』

師曰：『若知有佛法，渾成顛倒。』曰：『如何得不顛倒去？』師曰：『直須知有佛法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佛法？』師曰：

『大敗壞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？』師曰：『還曾問荷玉麼？』曰：

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若不會，夏末了，問取曹山去。』師有頌曰：『風動心搖樹，雲生性起塵。

若明今日事，昧卻本來人。』又：

『欲識解脫道，諸法不相到。眼耳絕見聞，聲色鬧浩浩。』又：『初心未入道，不得鬧浩浩。鐘聲裏薦取，鼓聲裏顛倒。』

又：『諸佛不出世，四十九年說。祖師不西來，少林有妙訣。』又：『萬法是心光，諸緣唯性曉。

本無迷悟人，祇要今日了。』

延慶傳殷禪師潞府延慶院傳殷禪師，僧問：『見色便見心，燈籠是色，那個是心？』師曰：『汝不會古人意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古人意？』師曰：『燈籠是心。』問：『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未審轉甚麼物？』師曰：『道甚麼！』

僧擬進語，師曰：『這漆桶！』

南臺守安禪師衡嶽南臺守安禪師，僧問：『人人盡有長安路，如何得到？』

師曰：『即今在甚麼處？』問：

『寂寂無依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寂寂底！』因示頌曰：『南臺靜坐一爐香，終日凝然萬慮亡。

不是息心除妄想，都緣無事可思量。』

天龍院秀禪師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，上堂：『諸上座，多少無事，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？且子細點檢看。

何不覓個歇處？因甚麼卻與別人點檢。若恁麼去，早落第二頭也。』時有僧問：

『承師有言，恁麼去早落第二頭，學人總不恁麼上來，如何辨白？』師曰：

『汝卻作家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。』師曰：

『且莫詐明頭。』

天龍機禪師法嗣雪嶽令光禪師高麗雪嶽令光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分明記取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諸法之根源？』師曰：

『謝指示。』

仙宗符禪師法嗣仙宗洞明禪師福州仙宗洞明真覺禪師，僧問：『拏雲不假風雷便，浚浪如何透得身？』師曰：『何得棄本逐末。』

福清行欽禪師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，上堂：『還有人鑒得麼？若有人鑒得，是甚麼湖裏破草？

若也鑒不出，落地作金聲。無事久立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

『諸上座大家道取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談真逆俗？』

師曰：『客作漢問甚麼？』曰：『如何是順俗違真？』師曰：『吃茶去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然燈前？』師曰：『然燈後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然燈後？』師曰：『然燈前。』曰：『如何是正然燈？』師曰：

『吃茶去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第二月？』

師曰：『汝問我答。』

國泰禪師法嗣齊雲寶勝禪師婺州齊雲寶勝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齊雲水？』

師曰：『龍潭常徹底，擬問即波瀾。』曰：

『莫祇這個便是麼？』師曰：『古殿無香煙，誰人辨清濁。』曰：『未審深深處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阇黎欲識深深處，直須腳下絕雲生。』

白龍希禪師法嗣廣平玄旨禪師福州廣平玄旨禪師，上堂：『還有人證明麼？

若有人證明，亦免孤負上祖，埋沒後來。

若是尋言數句，大藏分明，若是祖宗門中，怪及甚麼處，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廣平境？』師曰：

『地負名山秀，溪連海水清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汝問我答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法身體？』師曰：

『廓落虛空絕玷瑕。』曰：『如何是體中物？』師曰：『一輪明月散秋江。』

曰：『未審體與物分不分？』師曰：

『適來道甚麼？』曰：『恁麼則不分也。』師曰：『穿耳胡僧笑點頭。』

白龍清慕禪師福州升山白龍清慕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？』師曰：『汝每日用甚麼？』曰：

『恁麼則徒勞側聆。』師喝曰：『出去！』問：『一切眾生日用而不知，如何是日用底？』師曰：『別祇對你爭得。』問：

『不責上來，聲前一句請師道？』師曰：『莫是不辨麼？』

靈峰誌恩禪師福州靈峰誌恩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吹毛劍？』師曰：『我進前，汝退後。』曰：

『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。』師曰：『不打水，魚自驚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更是阿誰？』曰：『既然如此，為甚麼迷妄有差殊？』

師曰：『但自不亡羊，何須泣歧路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靈峰境？』師曰：『萬疊青山如钉出，兩條綠水若圖成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明明密密，密密明明。』

東禪玄覺禪師福州東禪玄亮禪師，僧問：『本無迷悟，為甚麼卻有佛有眾生？』師曰：『話墮也。』問：

『祖祖相傳傳法印，師今繼嗣何人？』師曰：『特謝證明。』曰：『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，今日應聖度迷津。』師曰：

『汝莫錯認定盤星。』

報劬玄應禪師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，泉州晉江吳氏子。漳州刺史陳文顥創院，請師開法。僧問：

『如何是第一義？』師曰：『如何是第一義？』曰：『學人請益，師何以倒問學人？』師曰：『汝適來請益甚麼？』曰：

『第一義。』師曰：『汝謂之倒問邪？』問：『如何是古佛道場？』師曰：

『今夏堂中，千五百僧。』

開寶八年將順世，先七日書辭陳公，仍示偈曰：『今年六十六，世壽有延促。

無生火熾然，有為薪不續。

出谷與歸源，一時俱備足。』及期誡門人曰：『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。』

言訖而寂。

招慶匡禪師法嗣報恩宗顯禪師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，僧問：『昔日靈山一會，迦葉親聞；未審今日誰是聞者？』師曰：

『卻憶七葉巖中尊。』問：『昔日覺城東際，象王回旋，五眾咸臻。今日太守臨筵，如何提接？』師曰：

『眨上眉毛著。』曰：『恁麼則一機顯處，萬緣喪盡。』師曰：『何必繁辭？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日裏看鴟毛。』

問：『學人都致一問，請師道。』師曰：『不是創住這個師僧也難容。』問：

『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道。』師曰：

『青紅花滿庭。』問：『不涉思量處，從上宗乘，請師直道。』師良久。僧曰：『恁麼則聽響之流，徒勞側耳。』

師曰：『早是粘泥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人王？』師曰：『奉對不敢造次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法王？』師曰：『莫孤負好！』

曰：『未審人王與法王，對談何事？』師曰：『非汝所聆。』

龍光澄禪師金陵龍光院澄禪師，廣州人也。新到參，師問：『甚處來？』曰：

『江南來。』師曰：

『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？』曰：『和尚為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？』師曰：

『是汝善知識。』

永興可休禪師永興北院可休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遍滿天下。』曰：『莫便是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是即牢收取。』問：『大作業底人來，師還接否？』師曰：『不接。』曰：

『為甚麼不接？』師曰：

『幸是好人家男女。』

太平清海禪師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，僧問：『古人道不從請益得。祖師為甚麼道誰得作佛？』師曰：『悟了方知。』

問：『從上宗乘次第指授，未審今日如何舉唱？』師曰：『透出白雲深洞裏，名華異草嶺頭生。』

慈雲慧深禪師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，僧問：『匿王請佛，既奉法於當時。

我後延師，蓋興宗於此日。

幸施方便，無吝舉揚。』師曰：『不煩再問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大圓鏡？』師曰：『著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向上事？』師曰：

『分明聽取。』

興陽道欽禪師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興陽境？』師曰：『松竹乍栽山影綠，水流穿過院庭中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更是甚麼！』

報恩資禪師法嗣福林院澄禪師處州福林澄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伽藍？』師曰：『沒幡幀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伽藍中人？』師曰：

『瞻禮有分。』問：『下堂一句，請師不吝。』師曰：『閑吟唯憶龐居士，天上人間不可陪。』

翠峰欣禪師法嗣報恩守真禪師處州報恩守真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閃爍烏飛急，奔騰兔走頻。』

鷲嶺遠禪師法嗣鷲嶺通禪師襄州鷲嶺通禪師，僧問：『世尊得道，地神報虛空神。和尚得道，未審甚麼人報？』師曰：

『謝汝報來。』

龍華球禪師法嗣仁王院俊禪師杭州仁王院俊禪師，僧問：『古人道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如何是不傳底事？』師曰：『向上問將來！』

曰：『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。』師曰：『既知如是，踏步上來作甚麼？』

酒仙遇賢禪師酒仙遇賢禪師，姑蘇長洲林氏子。母夢吞大球而孕，生多異祥。

貌偉怪，口容雙拳。

七歲嘗沈大淵，而衣不潤。遂去家，師嘉禾永安可依，三十剃染圓具，往參龍華，發明心印。

回居明覺院，唯事飲酒，醉則成歌頌、警道俗，因號酒仙。偈曰：『綠水紅桃華，前街後巷走百餘遭，張三也識我，李四也識我。

識我不識我，兩個拳頭那個大。兩個之中一個大，曾把虛空一戳破。摩挲令教卻恁麼，拈取須彌枕頭臥。

揚子江頭浪最深，行人到此盡沈吟。他時若到無波處，還似有波時用心。

金舉又聞泛，玉山還報頹，莫教更漏促，趁取月明回。貴買朱砂畫月，箄來枉用工夫。醉臥綠楊陰下，起來強說真如。

泥人再三叮囑，莫教失卻衣珠。一六二六，其事已足。一九二九，我要吃酒。

長伸兩腳眠一窟，〔音忽。

〕起來天地還依舊。門前綠樹無啼鳥，庭下蒼苔有落花。聊與東風論個事，十分春色屬誰家。

秋至山寒水冷，春來柳綠花紅。一點動隨萬變，江村煙雨蒙蒙。有不有，空不空，笊籬撈取西北風。

生在閻浮世界，人情幾多愛惡。祇要吃些酒子，所以到街臥路。死後卻產娑婆，不願超生淨土。何以故，西方淨土且無酒酤？』

師於祥符二年上元淩晨，浴罷就室，合拳右舉，左張其口而化。

延壽輪禪師法嗣歸宗道詮禪師廬山歸宗道詮禪師，吉州劉氏子。僧問：『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，是否？』師曰：『山前麥熟也未？』

問：『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？』師曰：『石頭大底大，小底小。』

尋屬江南國絕，僧徒例試經業，師之眾並習禪觀。乃述一偈，聞於州牧曰：

『比擬忘言合太虛，免教和氣有親疏。誰知道德全無用，今日為僧貴識書。』

州牧閱之，與僚佐議曰：『旃檀林中，必無雜樹。

唯師一院，特奏免試。』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，集道俗迎請，坐歸宗道場。

僧問：『如何是歸宗境？』師曰：

『千邪不如一直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待得雪消後，自然春到來。』問：『深山巖谷中，還有佛法也無？』

師曰：『無。』曰：『佛法遍在一切處，為甚麼卻無？』師曰：『無人到。』

問：

『古人道不是風動、不是幡動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來日路口有市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師曰：『床窄先臥，粥稀後坐。』

雍熙二年順寂，塔於牛首庵。

龍興院裕禪師潭州龍興裕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師曰：『張三李四。』曰：

『比來問自己，為甚麼卻道張三李四？』師曰：『汝且莫草草。』問：『諸余即不問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

『家風即且置，阿那個是汝不問底諸余？』

保福儔禪師法嗣隆壽無逸禪師漳州隆壽無逸禪師，開堂升座，良久曰：『諸上座，若是上根之士，早已掩耳，中下之流，競頭側聽。

雖然如此，猶是不得已而言。諸上座，他時後日到處，有人問著今日事，且作麼生舉似他。

若也舉得，舌頭鼓論，若也舉不得，如無三寸，且作麼生舉？』

大龍洪禪師法嗣大龍景如禪師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便喝。僧問：『尊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

『不會。』師又喝。問：『太陽一顯人皆羨，鼓聲才罷意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季秋凝後好晴天。』

大龍楚勛禪師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，上堂，良久曰：『大眾祇恁麼各自散去，已是重宣此義了也。久立又奚為？

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，知了，經一小劫如一食頃。不知便見茫然。還知麼？

有知者出來，大家相共商量。』僧出提坐具，曰：『展即遍周沙界，縮即絲發不存。展即是，不展即是？』師曰：『你從甚麼處得來？』

曰：『恁麼則展去也。』師曰：『沒交涉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大龍境？』師曰：

『諸方舉似人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

師曰：『你為甚麼謾我？』問：『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』師曰：『阿彌陀佛！』問：

『善法堂中師子吼，未審法嗣嗣何人？』師曰：『猶自恁麼問。』

普通從善禪師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，僧問：『法輪再轉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助上座喜。』曰：『合譚何事？』師曰：

『異人掩耳。』曰：『便恁麼領會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錯。』問：『佩劍叩松關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莫亂作。』曰：

『誰不知有。』師曰：『出。』

白馬靄禪師法嗣白馬智倫禪師襄州白馬智倫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真金也須失色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出身處？』師曰：

『牛抵墻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意旨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已成八字。』

白兆楚禪師法嗣保壽匡佑禪師唐州保壽匡佑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近前來。』僧近前，師曰：『會麽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

師曰：『石火電光，已經塵劫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為人底一句？』師曰：『開口入耳。』曰：『如何理會？』師曰：

『逢人告人。』

青原下九世黃龍達禪師法嗣眉州黃龍禪師眉州黃龍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密室？』師曰：『斫不開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密室中人？』師曰：『非男女相。』

問：『國內按劍者是誰？』師曰：『昌福。』曰：『忽遇尊貴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不遺。』

清溪進禪師法嗣天平從漪禪師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得出三界？』師曰：『將三界來與汝出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

師曰：『顯露地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不指天地。』曰：『為甚麽不指天地？』師曰：『唯我獨尊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天平？』師曰：『八凹九凸。』問：『洞深杳杳清溪水，飲者如何不升墜？』

師曰：『更夢見甚麼？』問：

『大眾雲集，合譚何事？』師曰：『香煙起處森羅見。』

圓通緣德禪師廬山圓通緣德禪師，臨安黃氏子。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剃染，遍遊諸方。

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，請師開法。上堂：『諸上座，明取道眼，好是行腳本分事。道眼若未明，有甚麼用處？祇是移盤吃飯漢。

道眼若明，有何障礙？若未明得，強說多端也無用處。無事切須尋究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四不遷？』師曰：

『地水火風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古佛心？』師曰：『水鳥樹林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『會取學人。』問：

『久負沒弦琴，請師彈一曲。』師曰：『負來多少時也？』曰：『未審作何音調？』師曰：『話墮也。珍重！』問：

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過去燈明佛，本光瑞如是。』

本朝遣帥問罪江南，後主納土矣，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，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，禪者驚走，師淡坐如平日。翰至，不起不揖，翰怒訶曰：『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？』師熟視曰：

『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？』翰大奇，增敬而已。曰：『禪者何為而散？』

師曰：『擊鼓自集。』翰遣裨校擊之，禪無至者。

翰曰：『不至，何也？』師曰：『公有殺心故爾。』師自起擊之，禪者乃集。

翰再拜，問決勝之策。師曰：

『非禪者所知也。』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，升堂曰：『脫離世緣，乃在今日。』囑令

門人累青石為塔，乃曰：

『他日塔作紅色，吾再至也。』言訖而逝，謚道濟禪師。

清涼復禪師法嗣奉先慧同禪師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，魏府張氏子。僧問：

『教中道，唯一堅密身，一切塵中見。

又道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見一切群生前。於此二途，請師說。』師曰：

『唯一堅密身，一切塵中見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古佛心？』師曰：『汝疑阿那個不是？』問：『如何是常在底人？』

師曰：『更問阿誰？』

龍濟修禪師法嗣河東廣原禪師河東廣原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

師曰：『聽取一偈：剎剎現形儀，塵塵具覺知。

性源常鼓浪，不悟未曾移。』

南臺安禪師法嗣鷲嶺善美禪師襄州鷲嶺善美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鷲嶺境？』

師曰：『峴山對碧玉，江水往南流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有甚麼事？』問：『百川異流，還歸大海，未審大海有幾滴？』師曰：『汝還到海也未？』曰：

『到海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明日來，向汝道。』

歸宗詮禪師法嗣九峰義詮禪師瑞州九峰義詮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有力者負之而趨。』

隆壽逸禪師法嗣隆壽法騫禪師隆壽法騫禪師，泉州施氏子。漳州刺史陳洪钰請開法，上堂：

『今日隆壽出世，三世諸佛森羅萬象，同時出世，同時轉法輪，諸人還見麼？』僧問：『如何是隆壽境？』師曰：『無汝插足處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未識境在。』有僧來參，次日請問心要。師曰：

『昨日相逢序起居，今朝相見事還如。

如何卻覓呈心要，心要如何特地疏。』